

以亡ハ則亡ノ誤。

倍ハ昔ナリ。

軌ハ車迹ノ地ニ印シタルヲ云フ、路セマキナリ。

臣無ハ無臣ノ誤。

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
夫音扶下同。○羞恥也。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
 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
 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
 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
重直用反。輕率政反。○半折謂折。耗兵之半也。以亡之以疑當作則。今秦攻齊
 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
 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
 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獨。高躍而不敢進。則秦
 不能害齊。亦已明矣。
父音甫。亢音剛。又苦浪反。○陽晉。衛地。時屬魏。亢父。縣名。兩轍之間曰軌。狼性善顧。故曰狼顧。恫。痛也。獨。恐也。言秦辭以脅齊也。高躍。言虛示壯勇。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
 面事秦。是群臣之過計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
 臣固願大王之小雷計。
臣無當從史記作無。臣雷計謂雷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

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主君。大夫之稱。見左傳。此謂蘇秦也。詔告也。

〔考異〕

高本穀作聲。坊本惟作韓。夫韓魏下無之字。劉本相當作相攻。過衛。高本作至。關坊本作至。衛今從一本。坊本獨作喝。亦下無已字。夫不下無深字。過計也。作計過二字。纂固作故。坊本教詔作詔告。○恫疑虛獨。高誘云。獨。喘息。懼貌。史記作虛。喝。索隱云。一本作獨。案恫疑各一義。則虛獨亦各一義。虛當讀爲懼。音虛。音同。則義通。懼志怯也。鮑據史記。今本改獨爲喝。連二字爲一義。文義皆乖矣。○是羣臣之計過也。鮑本脫也。字。○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即上文輕爲之臣。爲蘇秦自稱。如此。則無上不補。有字不通。非也。

隨踵人踵ハ足ノカガトナリ、繼ニ並ビテ來ルコト。
 同翼同足ハ速力ノ同シキナ云フ。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
 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
 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
見賢遍反。下同。比。毗志反。○關君長曰。士曰千里。猶在同時。聖曰百世。必待異代。言其難得之甚。夫音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
同。○言物各以類相聚。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翠
 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
累力委反。父音甫。○沮澤。漸濕之地。二草。山生而求之。漸濕之地。故不可得。翠黍。梁父。皆山名。山北曰陰。關君長曰。鄰車。而載。猶言載而車鄰也。列子曰。視舟之覆。猶其車鄰也。此鄰亦可爲覆。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

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復扶又反。○疇類也。挹酌也。燧取火之木也。

〔考異〕

一本七人作七士。曾本至作生。坊本無警字。○鄒車而載耳。却卻同。仰也。仰車而載者。載之多。其高可仰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廬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廬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罷疲同。○子廬後章云。廬氏之狗。然則元廬氏所畜。後遂以名犬也。子亦美稱也。遂後章作俊。俊貌通用。狡兔名也。極勞極也。史記。淮陰侯傳。項王暗啞叱咤。千人皆廢。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偃也。此廢同義。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頓壞也。弊疲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將子匠反。

〔考異〕

坊本無章末也字。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

狡ハアルガシコキ意。

勞勤ハ勞倦ニ同シ。

弊邑ハ自國ヲ謙遜シテ言フ語ナリ。

伐魏之事不便ハ案ズルニ、不便ハ便ノ誤ナラン、考異ニ下ノ不便ヲ便トス、恐クハ非。

也。弊邑有寶璧一、雙文馬一。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馬之毛色有文。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始說采者四馬爲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夫音扶。下同。爲于僞反。下同。○制其餘弊。謂齊伐魏而勞。楚乘其弊。伐與國。故名醜。楚乘弊。故實危。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便利也。伐魏名醜。實危。故曰。不利。刺殺也。言伐魏之事。不利於齊。則魏雖殺髡於王。無益矣。言其伐之不利自若也。王若誠不利於齊。止而不伐。則魏雖封髡於王。無損矣。言其不伐之利自若也。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被皮寄反。

〔考異〕

劉本誠下無不字。曾本無魏雖封之魏字。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觸音觸說音悅下不說同○前進也

作色ハ怒ルトキノ容子、ケシキバムコト。

鎗ハ目方ノ名ナリ、二十兩三十兩二十四兩ノ三說アレド、二十四兩ヲ通解トス。

鐘蓋ノ鐘ハツリカネ蓋ハ諸樂器チツリ下ケル衣桁ノ如キモノナリ。

林西仲曰因坐遠而進之也。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夫音扶下除匹夫餘皆同。○林西仲曰士慕勢則失所以為士王趨士則成所以為王便覺彼此兩得。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死而葬焉蓋柳下也樵採取薪也。壟冢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簠。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辨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乘細證反下同處昌呂反下同。○百二十斤曰石。簠鍾鼓之相役處言仁者義者皆來為使役而處左右也。今夫士

監門閭里ハ閭里ニ監門スト讀ムベシ。閭門里門ノ門番ナリ。

策ハ理ノ意。

【難題】言雖得福、而不能實享之、其入手者、唯辱禍而已矣。

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關君長曰徒步鄙賤之稱如所謂段干木徒步之士是也。愚謂鄙邊鄙野郊外也言下者居鄙野為閭里監門卒也。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大音泰下大璞同。○德厚之道得猶言得德厚之道也。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與音餘下除與寡餘皆同。○策猶數也。言國之存亡由得士與失士之策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必從之。傳直戀反喜許記反下同行下孟反下之行同据讀為倨。○居上位之實即貴士是也据傲也。關君長曰焦竑逸易不取此語。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握讀為渥高士傳作渥樂五教反。○削地削也約窮也握厚也矜功不立言矜夸其功事

不成立。虛願不至。言無實無德無功而願望。則所願者不至。此言失士之害。

五丞。湯有三輔。此類不可深考。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

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

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亟去冀反。○下學。學於臣下也。此言得士之利。

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

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碻哲夫曰。君猶本。無端。無始也。謂事之未也。愚謂此言實德為功名之本也。原流。亦指實德功名言也。至聖明學。即堯舜禹湯文王是也。不吉。即削約辱禍是也。言至聖明學者。見原通流。是以無有不吉也。

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

穀。是其賤之本與。關君長曰。之。下恐脫為字。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

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

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下退。嫁反。宣

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

之本ノ之ノ下ニ爲字ヲ脱ス。

【雖題】宜言是賤、其本歟、若賤之本、理不、通。

及ハ乃ノ誤。

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為弟子。焉於虔反。○病猶辱也。及當作乃。字之誤也。王知己亦為小人之行。故自悔失言而

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

都。牛羊豕具為太牢。麗都皆美也。林西仲曰。奉其身及其妻子。欲自成其為趨士也。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

制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

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

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同。○虞樂也。林西仲曰。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

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盡津。忍反。歸謂歸邑也。

觸知足矣。歸反璞。則終身不辱也。歸謂歸邑也。

也。反璞不失其真也。此記者之辭。

○制言。裁制觸之言也。林西仲曰。欲自成其不慕勢也。

取之。鮑彪曰。晚食。言饑而食也。其美比於食肉。

也。此記者之辭。

【考異】坊本無上令曰之曰字。無仁義二字。來作為乎哉作也哉。以喜作而喜。高本

字。今從曾本。諸本願請下有受字。今從劉本。諸本無取字。今從曾本。高本大璞作夫

璞。非不下有得字。坊本願得下無歸字。安行下無而字。辭去下無也。字觸知上有君

則再拜云々、案ズルニ、則以下記者ノ辭。

子曰三字歸下有真字無也字。○鮑本脫曰字。○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仁義與辯治對則亦指仁義之人天下之士總仁義辯知而言之吳云仁義當在之士上非也。○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服字句百謂其多言萬物之中或有不備具者齊王求之雖多至百品無不親來附與之鮑服求作來服物下補無字百下補姓字文雖差順改竄已多非也。○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二周七雄及宋衛中山并泗上十二諸侯為二十四。○觸知足矣歸反璞則終身不辱觸以下記者之言記者評隨時事人物例不言某曰鮑做左傳觸上補君子曰三字夫書各有體而做左氏以補國策猶接木抄以竹可謂妄矣鮑歸下又補真字案上文言璞不言真亦非。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造七到反。○謁者官名掌賓贊受事。

延引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好呼報及下皆同。○使者使延入者即謁者也。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徐徐行無趨也。

從謂就之也。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

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馮於下焉能同說音悅下同。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籍蓋謂策所謂策命也。宣王

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之焉能有四焉。振限同。○失振猶失墜也。

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不好士。所謂有四者。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騶耳

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騏驎又見襄名也。騶耳八駿之一俊狗見前毛。王策蓋良馬。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

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穀紗也。造冠者。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

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便辟上婢縣反下音嬖為能之為于僞反。○便辟近習嬖幸之人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

授籍云々ノ籍ハ策ト同
伯ヲ命ズル辭令書ヲ云
フ。太伯ハ新者ノコト、

社稷ハ諸侯ノ宮中ニ社
稷ト宗廟トアリ、社ハ
土地ノ神、稷ハ穀物ノ
神ナリ、土地人民ハ諸
侯ノ最モ大切ナル者ナ
ルヲ以テ之ヲ祀スリ、
又之ヲ守ルヲ諸侯ノ務
トスルナリ。

趨ハ小走リノコト、
敬スルトキ行ナフ禮ナ
リ。

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治直吏反。○失治國家之道故曰有罪國家。

〔考異〕

高本授作受坊本失作夫無否字高本士王間有是字坊本作而今從劉本。劉本耳下有之馬二字坊本王駟間有之字。○天子受籍籍者借也借簡以記言與事故稱凡記言行者為籍鮑改受為授授受多相誤是也授籍謂賜策命。○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鮑本無是字劉本同。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設為猶假令也言嘗聞駢

高議不宦假令不宦而願為駢役使田駢曰子何聞之。猶言何對曰臣聞之鄉人之

女。言以鄰女之事而知之。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

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言假令不嫁而有七子則與他人嫁者不

異可謂嫁既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嘗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

富過畢也田子辭。嘗資同。○嘗養所資所養也鍾六斛四斗徒給使役者言駢假令不宦而富饒如此則與他人宦者不異可謂富既過畢

矣辭謝之也。

〔考異〕

坊本也田之也作矣。○然嫁過畢矣過經也獨言去。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

然莫對。林西仲曰既得罪矣非得人死力以相左右不能達他國。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

易得而難用也。夫音扶易以豉反下同連連通。○連泣下也。田需對曰士

三食不得饜而君鷺鷥有餘食下宮糶羅執曳綺縠而士不

得以為緣。緣悅絹反。○三食朝晝哺也下宮猶後宮也糶羅也羅帛執素綺文縠

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

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林西仲曰鷺鷥宮人衣食太過皆然不應安得以此錯怪天下士乎。

〔考異〕

一本無孰而之而字。凡十

閔王上 七章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為于僞反下為齊為公同將子匠反

下同。○移伐魏之兵而攻齊也。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

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

設為不宦案ズルニ官任セズト云ル主義ヲ作ツテ居ルコトナリ注非

鷺鷥ハアホルノコト食料トシテ宅ニ飼ヘルモノナリ云フ。縁ハ飾リトシテ衣ノフチニ細長クヌヒツクルモノナリ云フ。

心酒ノ一厄酒ハ一令尹ニ喻フ。

【難題】官之上非可重。史作冠之上不可加以。

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使所吏反。○道應訓注楚爵功臣賜以珪，謂之執珪。

比附庸之君，異殊也。趙策婦人異甚，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乎？言令尹唯一人而已。公指昭陽。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祠祭也。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為私屬官號。卮，酒器也。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予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數色主反。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猶蛇已成也。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重直用反。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考異】

坊本王非之王作主，諸本乎作也。今從刻本坊本且飲下無之字。高本亦作居。○謂公以是為名居足矣。一本無居字，是也。鮑改為亦未是。○官之上非可重也。官之上謂令尹重疊也。言令尹不可置二人。○爵且後歸，言爵將歸後為將者。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令力呈反。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解音蟹，從子容反。倍音佩。○解散解也。

【考異】

坊本倍作背。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轍志。何孟春曰：齊楚勁敵，封嬰則楚增一敵矣。故怒。齊夫曰：怒蓋恐誤。二說或然，輟止也。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閉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不音否，說始銳。反令力呈反。公孫開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

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爲于僞反。惡鳥路反。夫音扶。

〔考異〕

劉本無爲字。無齊下之字。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爲于僞反。謁者田嬰封邑號無爲客通。言無通欲諫者也。

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烹所謂鼎鑊之誅。

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此指海大魚。言於此有說。

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言不爲戲。故雖有說不敢陳也。

君曰。亡更言之。亡音無。言無誅。

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蕩即播蕩。流移失所也。得意謂得逞意也。

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夫音扶。言不待城薛也。

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夫當作失。韓子淮南子並作失。隆高也。

君曰善。乃輟城薛。穆文熙曰。客言不城薛亦不平。但以海大魚三字開端反走。令人求竟其說。則進言之機括甚妙耳。

螻蟻ハ螻ハケラ、蟻ハアリ。

夫齊ハ失齊ノ誤。

〔考異〕

坊本長下無有字。高本有齊下有陰字。君曰客有於此。言客於此事猶有所欲言。願爲盡之。○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夫當爲失。字之誤也。失齊齊人不用也。吳據新序。爲無齊之誤。未是。○君長有齊。陰別本無陰字。是也。有齊謂齊人親之。鮑并刪有字。非也。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數色角反。○五官謂典事五大夫。會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是也。計會計也。說當作諸蓋字之誤也。言日聽五官會計而又數視計簿也。嬰欲收齊之權而先使王勞也。

五而厭之。令與靖郭君。五當作已。蓋亦字之誤也。通鑑作已。令命也。言王不堪勞命與嬰使聽治也。

〔考異〕高本五而作吾而。一本作王曰。說五官吾厭之。諸本令作今。今從一本。○五官之計。五官五行之官。古者播五行於四時。以立政法。故稱凡掌政事者爲五官也。○王曰說五而厭之。一本作王曰。說五官吾厭之。案王曰以下。異日之言。此文自通。一本後人以意增之耳。鮑本五誤吾。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門人不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說音悅。下同。○疵。過失也。証諫也。

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辨爲之。孟嘗君。嬰子名文。孟嘗。邑名也。剗。剗也。而汝也。慊。快也。足也。

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令力呈反。長丁丈反。○上舍。甲第也。御侍也。

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

五ハ巳ノ誤。

日說ハ日諾ノ誤。

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數色主反下同夫音扶○愛愛其身聽聽其言也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相息亮反下同○過猶大也豕多反視信當作倍字之誤也呂子作倍高誘曰郊師衛姬之子宣王庶弟愚謂此為一言不聽辨之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一昭陽楚相也先王威王也

【難題】豕視蓋望羊之類取其形似也過頤豕視頤ハアゴナリ、アゴノ大ナルコト、豕視ハ俗ニ言フヤアニラメナラン。信反ハ倍反ノ誤。

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少詩照反為于偽反○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君衣之衣於既反○舞劍說見秦策言王望見其似父之容貌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強其良反○強猶固也聽王聽其辭也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沮呂反樂音洛難乃且反○沮止也外猶棄也生人之所欲而外之患人之所愛而樂之難人之所避而趣之所以報知己也此記者之辭

【考異】姚宏曰貌辨古今人表作昆辨師古曰齊人也靖郭君所善見戰國策坊本疵作疵高本御下無之字坊本威皆作宣宣皆作閔無王曰之王字無何乎之乎字高本強辭下有靖郭君辭四字○謂令長子御鮑本御下有之字非也○宣王立鮑據史改宣為閔吳駁之是也○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過讀為過適大也信不爽也猶言必○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辭不得命後三日而始聽政也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

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為于僞反，下為秦同。○高誘曰：軫時仕魏，故合三晉而東也。齊王宣王也，遞更也。關君長曰：言六國更伐之甚，與古王者之伐不同。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罷音疾。○關君長曰：六國更伐相與疲弱，而彼此皆歸遺其國於秦。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邪音耶。○是以魚肉為喻。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言秦反古之伐，欲肆虎狼之心，以吞諸侯。故諸侯主必死於辱，民必死於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疎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乾音干，不音否。疎疎通。○目不乾，戰死者多而悲泣也。秦兼併韓梁，則境界相接，故曰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

齊親ハ齊ガ秦ト親シク、韓梁ガ疎トキニアラズトノ意。

而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屬音燭。○舉猶取，屬猶至也。取國至海，言盡取其地也。孤謂使之孤立不相合也。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復扶又反。○蘇秦嘗為從親之約，今復為之，故曰復。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難乃且反。○關君長曰：三晉怒齊不出師，以攻齊，所謂後憂是也。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穆文熙曰：為秦割比於蘇氏兄弟合從之說，尤為動人。

〔考異〕 諸本刀作力，今從纂，坊本裏河下有山字，北向作北面。○〔補註〕 北向而孤燕趙，向字自通，鮑改為面，欲與上南面儷耳。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吳師道曰：伐韓下有缺文，必著韓之請救，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此下疑脫勿救二字，愚亦以下文許韓使者知之，聽即許也，言許救而不救。子噲與子之國，百姓

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子喻燕王
子之燕相也。關君長曰。秦楚三晉皆有事。則燕孤而無援。齊承間伐之。必大得志矣。是天賜齊之。使所吏反。言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以猶以爲也。

〔考異〕

諸本天下有下字。今從劉本。坊本遺作還。
○補遺。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遺鮑作還。非。爲于僞反。下爲大同。

張儀爲秦連橫。○連橫已見秦策。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

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說齊之說始銳反。下說大同。樂音洛。從子容反。覽攬通。夫音扶。比毗。志反。從人多奮辨云云。人主覽其辭。牽其說。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

殷ハ多ナリ。

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音番。蒲數色主反。○與秦猶於秦也。林夢鶴曰。齊以趙爲之障蔽。故舉而言之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取七住反。朝直遙反。○禮昏姻爲兄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里於秦。大客謂張儀。

〔考異〕

高本無說齊之說字。博作搏。諸本百下無里字。今從曾本。曾本章末有也字。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

已畢也。讓責也。鮑彪曰：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

張儀聞之，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王曰：「奈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

爲于僞反。下同。言東方有攻戰，然後秦可以多割。

取諸侯地。今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

問古莫反。下同。王業之王于況反。下王業同。張字衍。連謂進結不解也。高誘曰：周西周王城也。天子所都。以兵臨之。祭器可出。司馬貞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彝器。因謂祭器也。愚謂出謂出以略秦也。

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而伐之。」

乘細證反。下同。革車，兵車也。納儀於梁也。

梁王大恐。張儀曰：「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

藉使，八楚君二賴之，楚ノ用事ヲ命セラレテ齊ニ行クナリ、齊梁ガ交戰中ナル爲ナリ。

而果ハ而ノ下ニ、王字ヲ添ヘテ見ルベシ。以自ハ外自ノ誤。自臨ハ其ノ事ニ關係スルヲ臨ト云フ、手ヲ出スコト。

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肖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

恐丘勇反。令力呈反。藉使上在夜反。下所吏反。自罷之罷，謂魏也。廣猶多也。以自疑當作外自。

王曰：「善。」乃止。

上不伐，信儀於秦王，謂使儀言信於秦王也。

〔考異〕

坊本無聞之二字。舉兵下皆無而字。寡人甚憎下有張字。○圖籍，藉使之齊，藉借也。使疎吏切借爲楚使，以往齊也。○因與劉王約，因劉本作固是也。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

犀首，公孫衍也。

張儀謂梁王不用。

【難題】犀首欲敗、敗下疑脫儀。

解行ハ解ハ中直リスルコト、自分ハ張儀ト私怨ハナイ、政治上ノ意見ガ違フダケテアルカラ、是非中直リヲシテクダサイト、頼ミタルナリ。
千秋之祝ハ萬歲ノ祝ト同ジ。

臣言以危國。言衍不用儀言也。梁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

相息亮反。○言儀以二國之重而之齊結連橫之親也。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值

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敗必遇反。○敗謂敗橫親之事也。值猶會也。爲理也。解衍謂解說衍於張儀也。時儀

過衛。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

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爲告之爲于僞反。祝

之又反。○參坐。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

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衍嘗與齊戰。故曰吾讎。

〔考異〕危國下梁王坊本作王一字。曾劉本作魏王坊本與衍作與儀。一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質音致下同。○懷王爲張儀所欺與秦昭王會武關。秦魯與歸而死於秦。太子頃襄王也。時質於齊。蘇

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田文也。東國國都之東。居下流

故曰下東國。昭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使屈罷簡東國之兵。疏云以水皆東流。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西爲上。則東爲下。是也。蓋東國近齊。

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

天下也。郢楚都也。留太子以求地不義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

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

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爲于僞反。下除爲之。爲交爲武爲讎。餘皆同。鮑彪曰齊嘗與秦韓魏敗楚。三國謂此。蘇子

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

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

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可以

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令力呈反。說始銳反。下說

途說薛同。○楚王非楚實有王。齊留太子。楚若立王。則使其王然也。蘇子之事以下至章末。記者擬設之辭。此乃舉其條目也。

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

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

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

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

蘇子之事以下記者批評ノ條目ナリ。

蘇子謂以下記者ガ上ノ條目ニ就イテ、問答ノ文ヲ作リシナリ。

之故曰可以請行也。名謂不義之名也。楚得成楚之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倍王之割謂倍王之所割之地。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謁請也。言告太子齊之所以留太子之故使太子請割地以奉已。薛公以是忠太子也。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之恐之恐丘勇反。資取也。謂取齊為已助也。延引也。謂引齊附已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

齊辭辭字衍。

謂八制同。

人請八人謀ノ誤。

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能去子去去讎之去起呂反。倍音佩說音悅。權稱也。謂稱王割地之輕重也。無辭謂無辭於多求地也。馳亟往也。齊辭之辭恐衍。因猶依也。謂親齊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夫音扶下同。謂多官反。見賢遍反。張守節淮南子曰人君掄策廟堂。制有司。太子身在外。而求割地以奉已。故曰以空名市。王割楚入地。可信。故曰楚功見。暮去。謂不待朝而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請恐謂訛滅跡。謂沒便楚之跡。又使人謂楚

代立楚太子ハ立代太子ノ誤。【難題】楚太子三字疑衍。

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固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

代立疑倒置。楚字衍。謂代太子立爲王也。武貞假以美名而言。非邑名也。 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辨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塞先北反。○景鯉楚相也。此請亦恐謂訛。世與之因而之。因猶依也。有楚言蘇子善於楚王。而薛公親重之。則楚自親也。此下圖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一段。

【考異】

高本蘇子皆作蘇秦。一本無使之之字。無使人二字。高本無故曰。可以請行也。七字坊本齊之所以下無敢字。一本爲交下有於齊二字。高本弗知下無也。字坊本固約作因約。於薛公下有之字。劉本無王之字。君因作君固。坊本無是身。身字。○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也。鮑改秦爲子。說見于前。下國下邑也。言東者。欲得東方下邑。以其近齊也。○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進也。猶言納。○以太子權王也。權王者。輕重在我心也。○夫割楚者。王也。割則通。刺古專字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鮑本固誤。因。○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薛公句絕。鮑本公下衍之字。以十九字爲一句。非也。○君因不善蘇秦。劉本因作固。是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矣。且將也。秦字句於如字。言於君所爲之事。必將爲害矣。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近附近之近。○高誘曰。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珥瑱也。高誘曰。服美珥。則知王之所愛矣。故勸王立之也。

【考異】

高本無者字。○鮑本有七孺子。皆近。鮑本子下衍者字。數色主反。○史記曰。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今且以鬼事見君。

珥ハ耳ニツケル珠ナリ。

土偶人桃梗ハ土ノ人形
ト、桃ノ木ノ切リハシ
テ作リシ人形ナリ、梗
ハ斷餘ノ義。

孟嘗君見之。盡津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
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
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
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
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過音戈。○
木梗也。用桃木造。故曰桃梗。趙策有土梗。木梗。莊子亦有土梗。謂土偶人。土梗既爲土偶人。則木梗爲木偶人。可知矣。埏和土也。書降水。孟子作洚水。曰洪水也。降。降通。降雨大雨也。殘敗壞也。梗也。之梗疑衍。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
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塞先代反。○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

〔考異〕

諸本今且作固。且今從一本。坊本今下無者字。諸本埏作挺。吳師道曰。藝文類聚及晁本作埏。今從之。一本土則之土。作吾殘二字。坊本若作如。○〔挺子以爲人。高注云。挺治也。據此。其本作埏矣。埏水和土也。作土偶者。水和土以制之。故高注云。治也。今本作挺。形近之訛。〕子漂漂者將何如耳。將何如言。不知其所終也。鮑改作如何。訓如爲往。非也。吳據鮑本。解爲語助。則爲詰問。所以處之辭矣。亦未是。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

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

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爲于僞反。下同。使所吏反。過音戈。令力呈反。復扶又反。○禮貌

謂接之以禮容也。無以復侍。絕之之辭。楊慎曰。髡之使楚。文固望其解楚。忿而攻益甚。故請絕以激之。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

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

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力。而荆亦甚固。畢報謂以使事。悉報齊王。固不通也。清廟有清明之德者之宮。楚固必不恤人廟。故必危。齊王和

其顏色。曰。諱。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吳師道曰。諱。痛而呼之言也。和其顏色。聽其言也。痛

而呼之。傷宗廟也。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

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說始銳反。○顛蹶奔

走而請救。言急遽之狀。遙望拜謁而求救。言禮貌過恭也。雖得則薄。言雖得救。援而救者之

情意則薄矣。方。方略也。人指救者急。言應之疾也。隘險也。強力。謂顛蹶之請。望拜之謁。此記

者之言。穆文熙曰。淳于髡其神於爲說乎。不言本

事。而人之從之。若挈馬兔而走。蘇張去之遠矣。

〔考異〕

坊本過薛下無而字。高本無君令之君字。諸本禮作體。今從一本。坊本無親字。一本命下有矣字。坊本諱作噫。○〔文無以復侍矣。〕無復侍於髡言將

顛蹶云々ハ身ヲ顛蹶シ
タリ、來ルノ寸遠方ヨ
リ望拜シテ請フテモキ
キメ少ナシ、相手ノ
人自身ヲ、困苦ノ中
ニアルガ如ク感ゼシム
ル方法ヲナクテハナラ
ズ、此ノ如クスレバ、顛
蹶セズトモ望拜セズト
モ、其ノ說ハ容レラレ
ルト、記者ノ言ナリ。

與之絕。○顯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謁亦請也。言不善說者，雖示急盡敬，所得則薄矣。○言其方，方向也。言其所宜，方向。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夏戶雅反。下同。○毀，謗也。董之繁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

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高誘曰：欲以為分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長丁丈反。為于僞反。○長者，寬容者之稱。

高誘曰：以吾毀之無憾言，故得為長者。關君長曰：持執持也。持言謂不言也。言吾不願身死，以報孟嘗君厚意，豈得持言不謗也哉。

〔考異〕

坊本未嘗之未作不毀孟嘗君作毀之。一本長作賢，高本毀之下有者字。坊本持待劉本作豈特言也。○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也。鮑本未嘗不毀孟嘗君三字，改作之皆非。○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持把也。持言把持其言，不敢出於口也。言吾捐身為孟嘗君，豈得恐人非己，把持吾毀孟嘗君之言，而不出之口也。鮑改持為待，義不可通。吳因欲依劉本作豈待言也。然劉本亦是不作待，且如其說，義雖可通，答之與問不相針對，非也。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之闕者。」讌坐，猶燕。

以臣之血云々々刺シ合フテ死ヌコト。如使面ハ而使如ノ誤。

應卒ハ急卒ノ事ニ應シテ處辨スルコト。

居也。高誘曰：先生長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嘗，思也。趙策嘗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湔，汗灑也。田贖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

如使而弗及也。高誘曰：齊讀鄭游販之販。姚宏曰：齊恐作警，春秋傳鄭游販字子明。或作警，乘繩證反。相息亮反。○軼，轍也。關君長曰：有猶得謂欲得君之交歡，疑如而字錯置，當作而使。勝贖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為君取矣。」警一作胥，並字書不載。鮑彪改作警，為于僞反。卒，子律反。○高誘曰：文侯交田子方而敬段干木，愚謂言願孟嘗君以其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才能如此者，其厚待之。若魏文侯之有二子也。如此者，所為孟嘗君取矣。

〔考異〕

劉本無生有之有字。高本文作之。坊本者下有也字。今從一本。曾劉本請作以補之闕者。姚云：一本之上，有文字是也。鮑削之字，者下補也。字非。○警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警諸通問也。○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鮑削與字非。○如使而不及也，使去聲。如為君使而不及於期，言唯恐其後於人也。○勝贖曰：警即警字。蒲官反。音盤。鮑不知月為舟省，輒改為警，妄甚。○此臣之所為君取矣，言臣為君唯取此收天下之士之事矣。

凡三十七章

戰國策正解卷四上 終

戰國策正解卷四下

齊下

閔王下 凡十章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鮑彪曰。夫人。姬媵之通稱。非其配也。與下十妃同。或

以聞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

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說音悅。錯音錯。

七路反。○居朞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

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

願君以此從衛君遊。關君長曰。衛君不挾貴。以爲下交。若布衣之歡。高誘曰。皮鹿皮幣。束帛也。於衛甚重

言舍人甚重於衛也。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高誘曰。惡不睦也。

是人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鮑彪曰。欺者。己不肖而孟嘗言其賢。

朞年ハ期年ト同シ、一
年ナリ。
布衣交ハ身分ヲ忘レテ
ナス交リ。

令其命如此ハ攻伐スル
人ノ生命ヲ上ニアル
馬羊ノ如クスルコト

不聽臣ハ若不聽臣ノ
誤、臣字下ノ若字削

也。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歷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
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令力呈反。○高誘曰殺馬羊。噓其血以相盟誓也。歷亦殺也。今君約天下
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
齊爲心背音佩。○衛君與孟嘗君交厚而今攻齊此欺孟嘗君也。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
也臣輒以頸血滿足下衿衛君乃止不聽臣若疑當作若不聽臣言若不聽臣則臣不肖而不知所爲輒
而已矣殺其舍人是轉禍使齊不伐是爲功。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高誘曰不

〔考異〕

諸本聞作問今從曾本坊本後相愛下有者字遊下有舍人遊三字無謂衛
之衛字輒上無臣字諸本可謂作可語今從劉本○願君以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君字句絕策文以簡潔勝鮑不能通於君下補遊舍人三字所謂蛇添足矣。○若臣不肖也言若臣本是不肖之人也將言頸血故先言此使衛君信己頸血滿衿之言也吳疑若爲者字誤未是。○孟嘗君可謂善爲事矣集賢本劉本語作謂是也。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說音悅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騏驥歷險乘危則不如狐狸曹沫

騏驥ハ名馬ノ名。

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
鐔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
短堯亦有所不及矣錯七路及操七刀反舍音捨。○錯舍置也據居也曹沫魯人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歸魯侵地鐔秦策作鐔同銚鐔皆芸苗器也壠田埒也之其所短猶於其所短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
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
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處昌呂反。○關君長曰言使人有所棄逐不與處其
國而彼人來害我以相報其怨豈非爲世之立不容人之教之首乎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考異〕
諸本駢驥在危則下今從一本坊本沫下無之字○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棄逐不肖或來相害故古人立教以收恤此等爲首也。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行下孟反。○孟嘗君兼相他國故巡行其國也象牀象齒爲牀楚以獻孟嘗君也。鄆
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音值下皆同使所吏反。○登徒人姓名宋玉好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
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

行國ノ行ハ巡ナリ。
象牀ハ象牙ノ寢臺。
直ハ當ト同シ。

先人ハ死去シタル父。

小國ハ大國ノ誤。

文ハ孟嘗君ノ名。

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成曰諾。戊音恤下同。○姚宏曰別本漂作標。愚按漂標蓋通用標末也。髮標猶毫末。謂微少也。通鑑作毫髮。可并考。蓋千金重器。雖小傷之而補理之。直猶多也。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成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相息亮反。說音悅。○吳師道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蓋首句作出行五國也。愚謂英傑皆才出衆之稱。公孫成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重直用反。○閔宮中之小門也。足高志揚得意之狀。重猶加也。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人諫。臣一喜。諫而得聞。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

門板ハ門扉ナリ。

徒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數色主反。○輸亦送也。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關君長曰。使成急受劍而致相印於君者。七雄之時。自秦楚外。皆小於齊。此時孟嘗始至楚。未嘗入秦。

〔考異〕
坊本無誠字。○關君長曰。使成急受劍而致相印於君者。七雄之時。自秦楚外。皆小於齊。此時孟嘗始至楚。未嘗入秦。公孫成說文所嘗過之。國故曰小國。小字不誤。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屬音屬。好呼報反。○寄託也。寄食謂不仕而食。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食音嗣。下食之同。○草菜也。具。饌具也。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無好無能。便非當時游士所及。孟嘗君固已心識之矣。賤之以試之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魚客。鋏。劍把也。歸來猶歸去也。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

長鋏、刀ノツカチ缺ト云フ、特ニ長カリシナラン。

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復扶又反。下同。爲于僞反。

下爲文爲收爲君同。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過音戈。揭擔也。客我，謂待我以客。

後有頃，復彈其劍，缺歌曰：長缺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

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吳師道曰：吳氏韻補家叶工乎反，惡鳥路反。關君長曰：使給老母食用，爲奉養使無匱乏。

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會古外反，責音債，下同。

記疏也。習計會，謂習計算者。責，通財也。署書也。孟嘗君恠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

缺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音夫

扶。○孟嘗固意其有能。故曰：果有能。負背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憊

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事職事也。憤，心亂也。憊，弱也。沈，沒溺也。於是約車，開罪，謂始得罪。不差，言不差。孟嘗不見。

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

家所寡有者。券契，以木牘爲要約之書，以刀割之。彼此各收一責，則合驗之。下文合券是也。驅而之薛，使吏召

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券，民稱萬歲。矯託也。言合券畢，起立託孟嘗之命，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

君，恠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

長驅，行不留也。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

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

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以義猶以爲義也。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

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

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

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賈音古，說音悅。○賈利之謂因薛求富，若賈人貪利也。後暮年，齊王

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吳師道曰：此遺其就國而爲之辭，猶漢世所謂列侯

記八回狀ノ類。

下陳ノ陳ハ列ナリ、婦人ノ房ガ陳列シテ建テラレアルヲ以テ、此ノ名アリ。

先王之臣ハ先王ニ仕ヘタ臣ハ使ハズトノ意敬シテ遠ザルナリ。

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

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前日不說。今日頓解。

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

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音子

與乘繩證反下皆同。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

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馳。誠孟嘗君

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

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賈黃金千斤。文車

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

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

姑反國統萬人乎。相息亮反下同。使所吏反。恐丘勇。反。被皮寄反。服劍王所自佩劍。馮諼誠孟嘗君

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自靖郭君時既立廟矣。而今請之者。或中廢乎。廟成。還

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樂音洛。關君長曰。按史。齊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

位。此策不載。蓋孟嘗時在臨淄。薛廟既成。還臨淄而報焉。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

馮諼之計也。數色主反。介芥通。

〔考異〕

坊本諛作煖。史作驩。一本無其劍之其字。諸本之客開無魚字。今從一本。坊

乃說坊本道中下有終日二字。無今下君字。惠王作梁王。諸侯下無諸侯二字。齊作

齋。書下有一字。○爾雅。文倦於事。鮑本。事誤是。○起矯命。以責賜諸民。鮑本。起誤。赴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以謂通言。君家所寡有者。臣竊謂義耳。○孟嘗君不說曰

諾。曰。諾。不得已而應之。不說之意。洋溢於紙表。又觀下文。孟嘗君顧謂馮諼。始知馮

煖。賜責之為美事。則此時不說可知矣。吳師道乃曰。不元作乃。果如其說。曰。諾。二字

及下文。顧謂馮煖。皆索然無味。且予所據姚校本。乃嘉慶癸亥。吳門黃氏影摹宋本

重彫者。亦作不說。不說。乃說。吳說非也。○迎君道中。鮑本。此下有終日二字。終字下

自注云。元作正。則其所據。與姚所校。八本又別。未知為何本。○齊放其大臣孟嘗君

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鮑本。不疊諸侯二字。○遣太傅賈黃金千斤。文車

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吳讀封字句絕。服劍一封者。封劍以贈之。必封之者

以為敬也。鮑一字句絕。書下更補一字。非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

三窟已就——梁——宗

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即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亡音無，削去之去起呂反。○牒札也，書所

怨人名者。

〔考異〕

坊本謂孟嘗下無君字，高本怨下無於字，有必作必有。

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見賢通反。○華章門名。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

所從生者微。卒，猝同。○嘻，痛而呼之言也。傷蘇秦來遲也。致帝，謂致帝號於齊，闕君長曰卒，急遽也。蓋言王之所問至大也。急遽不察，而患之所從生，隱微難見焉。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從之為天下所

【難題】其於並行文，史可證。

恨所謂患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卒，子律反，為于僞反。事為天下，天下不欲齊稱帝。○卒，秦言卒，成秦之而今無以稱，是為天下也。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無傷，謂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大資，謂從天下所欲，收合之大資也。

〔考異〕

坊本秦作子，華章作章華，生作往，史作來，以卒作以為。一本無其字。○而患之所從生者微，鮑本生作往，非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卒終也。聽之則交秦之事終矣。鮑改卒為非。○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姚云：一本無其字，案其指聽而勿稱，有者是。

以天下為，以天下為天下之誤。

對曰，對字衍。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不如伐宋。亦蘇子問而王對也。對曰：夫約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

扶音扶。下同。倍音佩。債擯通開紀。竟反。○對字恐衍。言齊釋帝以就天下所欲。背秦約。與天下俱擯秦。則秦孤而不能與齊爭重矣。以其閒隙可舉。宋也。舉猶取也。夫有

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

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濟子禮反。○梁門。大梁之門也。故釋帝而貳之。以

伐楚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

武之舉也。武猶加也。言釋帝以就天下而加之。以伐宋之事也。形。形勢。即國重名尊是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

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敬秦以為名。以敬秦為名也。言齊釋帝使秦獨稱之也。以卑易尊。謂釋帝以自卑。反為天下所尊也。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

〔考異〕

高本無王曰。不如伐宋。六字。坊本作對曰。伐宋利。今從劉本。諸本夫約下有然字。今從一本。坊本作刑。○且尊秦乎。且將也。○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夫約然。劉本也。下有王曰。不如伐宋。六字。是也。今案此六字。下猶有闕文。言約不可背之意。故下文承之。云對曰也。夫約指與秦約之事。然字句。以後世文。言約當有一然字。古文簡潔。不疊然字耳。姚云。一本無然字。非。王曰。不如伐宋。鮑本作對曰。伐宋利。亦非。○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趙邑在河東者。非地名也。○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猶言加言。不徒釋帝。而又加之。以伐宋之事也。○燕楚以形服。天下之形如此。燕楚雖遠。亦可以服矣。鮑本作刑。非。

怨者孤。說始銳反。喜許記反。下喜先同。○鮑彪曰。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為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

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音扶。下同。藉。子夜反。下同。遠。于萬反。○藉。天下權力。故不為之先。應時會而興。故人不怨也。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

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率所長。丁丈反。下長。子少長同。倍音佩。○權藉。即藉於權也。韓子八經。權藉不失。兄弟不侵。率亦長也。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

力。則不能割劒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

矢非不銛。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莫鏃。通邪音耶。○干將。莫邪。良劒名也。劒傷也。金鏃也。遠殺。遠射殺人也。銛亦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

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傳直。墮許規反。下同。○車舍。舍於車也。人疑當作而。傳。駟也。舍於車而不休。駟言趙軍急行。不須臾止也。割。壞也。平衛二字。恐衍。土。恐杜訛。謂門杜而不通也。衛君跣

行。告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

之閒亂。邈。邈通。被皮寄反。底。砥通。挑。徒了反。索。所白反。○底。礪也。驚。亂馳也。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

平衛ノ二字衍。

人不ノ人字ハ而ノ誤。

戰國策正解卷四下 齊下 閔王下

一三

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於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剛平中牟皆趙邑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於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飲於鵠反○鮑彪曰州屬河內宛有隊墜通下同○棘鄉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蒲黃城皆魏邑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勸力也權之藉猶藉於權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好呼報反下同罷音疲下同下遐嫁反○鞠窮也長益也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爲人之爲于僞反下爲韓同○從於天下從於天下之志也所謂從起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楚也

十國ハ中山ヲ加ヘテ十ト爲ス。宋越ハ宋衛ノ誤。舉心ハ注心ノ意ナリ。十國皆戰事トスレドモ、常ニ齊ニ對シテ意ヲ注グコトヲ忘レザルハ、齊ガ怨ノ主トナリ、強ヲ挫クヲ以テナリ。

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非多韓魏言齊得地與二國等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關君長曰疑越當作衛言宋衛無四國之虞故能得專用其兵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王疑當作上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重直用反塞先北反王于況反下者王謀王霸王業則王王天同與謂與國兵必立謂兵權必立事猶勤也言以不塞天下歸往之心爲勤也不主怨不挫強之類是也攘猶取也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

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燻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穡子賜反。燻燻同。歸有光曰。寡信諸侯。言無輕信要約也。愚

謂四鄰謂四境之內。燻氣熱也。燻蠹謂鬱熱而蠹蝕。服亦用也。道由也。

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

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

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

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差初佳反。卒子律反。下同。祖猶本也。平

居猶夷居也。謂不祖仁不立義。此強大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

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齊亡莒。楚亡蔡。此弱小之禍也。由此

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觀前事可。以見矣。語曰。騏驥

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

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先西薦反。賁音奔。○孟賁勇士也。

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

跼足ハ足ヲチナメルコト、長カラザルヲ云フ。

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與如也。相如謂相類也。孟子所謂地醜德

齊莫能相尚之意。不並滅有謂彼此不並滅之。以有其地而案之而讀為如若也。寄託也。寄怨託怨於人也。謂不主怨。微機也。謂不卒暴也。跼不伸也。須待也。明於

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

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

兵趨利也。質音致。下同。不趨之趨音促。下相趨同。○質質子也。交割謂彼此割地。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

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

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

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數色主反。下同。○桓山名

也。何則二字。因上文誤衍。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也。同形不約而固。今約之則利長久也。後起者從天下之望。故諸侯可使趨為我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

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

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相息亮反。下同。○周禮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彼戰者之為殘也。

何則ノ二字衍。

戰者ノ者字衍。

士聞ノ士字衍。
軍市ハ軍卒ノ誤。

醫釀ハ祭禮ノ誤、祭ノ
名。

【雖愚】醫釀謂三釀之多
也、積之如丘、可醫
物之意。

主心ハ君ノ心ナリ。

大半ハ過半ノコト。

私出ハ給出ノ誤。
養士ハ養卒ノ誤。

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
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者字及士聞
之士恐衍疑市當作卒蓋言將帥之

事也。路若荀子都邑路之路。傾圮貌。蓋言將
帥賣私恩而傾其君也。恐謂飲人以酒曰觴。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

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祝之又反。○中人禱

祝在中者爲行者祈也。關君長曰。翳釀當作祭。禮亦禱祝之事也。左傳有祭祭山川星辰之
神。彼疏賈逵以爲祭。贊用幣其祭。臨時營其地。立壇表也。禮者。周禮女祝注云。卻變異曰禱。
禮攘也。社陰主刑殺。故臨時祭之。止事而奉王。謂止
其職事而惟奉王事。虛中之計。謂虛耗國中之術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

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
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

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共音供。樂音洛。下之樂同。鈞均同。○
屍死謂取死者之屍。夷亦傷也。酺大
飲也。華
猶奢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鏜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太

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養士之所竊。
十年之田而不償也。鏜。刀鏜也。私疑給說。古者甲兵不藏私家。或
時尙然。厮。析薪者。養。養馬者。士疑當作者。天下有

礮蔽ハ楯ノ類。
衝櫓ハ攻城ノ具。

中ハ吏ノ誤。
刀金ハ錢ナリ、昔ノ錢
ハ刀ノ形ヲシテ居ル爲
ニ、金刀ノ名アリ。

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費者之
者恐衍。攻城之費。百姓理。襜

蔽。舉衝櫓。家雜總。身屈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
釋甲。其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

城而能勝敵者寡矣。將子匠反。下同。斷音短。○襜。襜。古字通用。墨子城上之
備。渠。渠。藉車。汜論訓。隆。衝。以攻。渠。以守。注云。襜。也。所
以禦矢也。蔽。亦楯之屬。呂子居於屏。蔽。屏。楯。之下。荀子渠。衝。注云。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
也。櫓。高。巢。車也。家。家人。雜。總。謂。雜。作。總。至。也。屈。掘。通。穿。也。墨子。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
柱。施。火。以。壞。城。中。疑。吏。說。刀。錢。也。謂。罷。於。軍。賦。也。楚。威。王。策。厚。賦。諸。臣。百。姓。新。序。魏。文。侯。曰。
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可。見。當。時。諸。吏。有。賦。矣。是。吏。所
以。疲。困。於。刀。金。也。非。非。月。數。數。月。也。斷。猶。棄。也。謂。弃。兵。不。用。也。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

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

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行戶剛反。○一主
謂趙襄子。謂字恐

衍。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
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

二國ハ韓魏ヲ云フ。
何謂ノ謂字衍。

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

奮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趙敗

之敗必過反。乘繩證反。比毗志。反下同。○節猶等也。奮吝也。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

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終當

蓋以同韻誤。下文可徵矣。言出戰則必勝。城守則不可拔也。一國得而保之。猶言爲一國可得而保之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

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

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城郭露外。無居人故

上文所謂傷主心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

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

以難也。射食亦反。中丁仲反。少詩照反。惡鳥路反。○棲皮曰鵠。侯之中射的也。答

疑啓訛。啓罪謂始得罪。上章開罪於先生。啓開同義。便疑當作響。蓋音近而

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

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鵠的非害人。猶且夫罷士露國。而

皆罪ハ啓罪ノ誤。
便弓ハ響弓ノ誤。

曠日ハ時日ヲ中間ニ置
クコト。

非師ノ二字衍。
比之ハ北之ノ誤、北ハ
敗ナリ。
尊俎ノ尊ハ樽ナリ、俎
ハ食物ヲ登ス臺ナリ
二字テ談笑ノ間、又堂
上酒宴ノ席上ニ於テノ
意。

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

事。露國即城郭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

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

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

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降

江反。○鮑彪曰。五兵。刀劍矛戟矢。吳師道曰。此據淮南子注。今按諸說不一。周禮司右月令

注。弓矢戈矛戟戟司兵車注。戈戟戟矛。曾矛。殺梁注。矛戟。鉞弓矢。愚謂軍疑當作庫。或於

軍二字衍。敵國勝。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

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

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

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

非師二字恐衍。比當作北。北。敗走也。章末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

同衽。臥席也。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也。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

不爲厚。言如上文所言者。尊爲天子。富有四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

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治直吏反。○諸侯無
 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諸侯無
 成謀至其然也十八字恐因下文誤衍。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
 則其國無宿憂矣。趨往應之也。荀哲夫曰老子所謂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也宿留也。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
 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
 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
 以待魏氏。從才用反下除從天餘皆同朝直遙反下同恐丘勇反下大恐衛鞅
 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
 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
 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北音佩又如字○與黨與也北魏言使魏敗走也衛
 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

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
 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
 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
 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見矣之見賢通反○取猶收也合也
 從天下之志謂從諸侯欲伐齊楚之志王服王者服飾。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
 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說
 悅衣於既反處昌呂反○制丹衣柱謂制爲丹楹錦繡衣柱旂旌旗之
 末垂者樂記曰龍旂九旂天子之旌也鳥隼爲旗鳥隼卽朱雀七星也。於是齊楚
 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
 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舍音捨○奔齊
 止也止兵不使從己。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
 魏王。垂衣拱手言無所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
 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

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穆文熙曰：不主怨，不挫強，乃一篇主本。始終千餘言，皆不外此，有味乎其言之矣。又曰：此

〔考異〕

段談大國後起重伐易知其云小國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蓋微乎其微非愚主之所悟也。
一本無蘇子二字。八作人坊。本驚作驚。一本衛非下有有字。諸本藉力下無字。曾本無。今從之。坊本伐楚間有秦字。高本則是以衆強敵作則事以衆強適謹作僅。下先下有強字。曾本無。今從之。坊本骨力作力骨。而案作能案。則霸作則亡。高本以霸王下有也字。曾本折轉作折骸。坊本止事作正事。弦作鉞。亡失作亡矢。官作宮。高本無侯者之者字。吞併作吞兼。昔者作日者。坊本屈作窟。敵萬作攻萬。一本的作杓。各作概。諸本則喜作則善。今從劉本。坊本無爲利之爲字。一本無枉字。及席下之字。坊本佚作逸。一本來則至則之則皆作而趨之。作移之。坊本竟作競。高本無拱下而字。將已作將以。外下無已字。坊本城作賊。一本作幟。○闕。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藉借也。後起者善藉人力也。乘時則善遠怨矣。○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傅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車舍句。車輻重也。人兵卒也。輕兵襲衛故輻重就舍。而兵卒兼行不休。傅著也。攻著衛國城也。衛人以土塞門。趙兵割平八門之士。而毀其二門矣。傅鮑作傳。訓驛遞。連上車舍人爲句。車舍人掌公車。傳則驛車。又以衛國城割平爲句。釋云城中割地求成。割地求成。何必言國城。且既已割地求成矣。衛人何爲又以土塞八門。而趙兵毀其二門也。此皆不可通於文。又爲不詞非也。○國罷而好衆怨。衆多也。○然後從於天下。從事於求天下之策。○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與與國也。後起之所借與國多而兵強勁也。所以然者。以與天下無怨。而兵不疲也。事劉本作是也。立成也。兵事成

也。○擯禍朽腐而不用。擯斥也。禍讀爲貨。聲之誤也。所擯斥之貨。謂藏去不用者。鮑改擯禍爲積積。形聲俱遠。非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強。曾本爲天下先無強字。是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相與謂相與戰也。不並滅有。不能彼此相滅。以有其地也。寄怨不爲怨主也。二國相戰。我誅其不直者。乃不爲怨主之道也。微小也。小用兵。不大戰也。言今天下之相與戰也。不能彼此相滅。以有其地。若齊案兵不動後諸侯而起。不爲怨主。而誅不直。不大戰。而寓事於義。則亡天下之人。主可跼足而待也。○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衆難和。今相與爲事。而不相反。利所欲專也。今彼與我。交割敵國。而不相憎。以其同憂趨利也。○是路君之道也。○路疲也。戰攻則上下殘費。是疲弊國君之道也。○君翳釀。翳舞者所持。言君釀酒奏舞。以祈戰勝也。○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鮑本止誤。正。○亡矢之大半。矢言亡大半者。矢以射敵。其亡固宜。故與上變文。○百姓理。稽蔽稽帷也。兵士所以自掩蔽也。故名稽蔽。○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此三句。述家人困苦之狀。雜同也。總當爲總。總總多相亂。總絲數。猶言升罷。猶困也。言家人相聚。同治絲麻。以爲征衣。身居窟穴中。言不能爲家也。而又疲困於金錢。下文而士以下。始述征役者之事。鮑解窟穴爲地道。解刀金爲兵器。皆非。○爲天下笑者。何謂也。謂猶故也。○再戰北勝。一本作比勝。下文兩言比勝。是也。比猶頻也。○城郭露。露見也。壁壘毀壞。其中盡見。○今夫鶴的。非咎罪於人也。咎亦罪也。○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罷露皆疲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空也。天下相與戰。而不並滅。有是空強兵也。○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兵後起待機而動。故空日遠。寄怨而誅不直。故爲利長。○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各本同。鮑注云。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則其本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語侯無成謀。三句復出。

案佚治在我。直接上文亂天下而自安。何以知其然矣。承以下文昔者魏王云云。文義極穩。上諸侯至其然十七字。當定為衍文矣。○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竟古境字。封境之內。盡為守備也。鮑改竟為競。粗脫可笑。○故曰。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一本無曰字。是也。鮑并以故字為衍。非。○西河之外。入於秦矣。入上不言已。蒙上省文。鮑補已字。非。

頁郭ハ城郭ナ後ニ頁ワテ居ルコト、郊外ノ地ナリ。

與一乘ハ車一臺ノコト。

齊負郭之民有孤孤喧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齊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離力智反。○負郭近城之地。斲斬也。孫室子。猶宗室子。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將子匠反。向式亮反。乘繩證反。下同。復扶又反。○昌國君樂毅也。應當也。謂敵昌國君所以賞者。謂賞功之物。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

太史氏、太史ハ官名ナレド、官名ヲ以テ氏トセルナラン。君王后ハ太史氏ノ女ニシテ襄王ノ后ナリ、君王后ノ時ニ齊ガ亡ビタルヲ以テ、別ニ尊稱ナクシテ君王后ト呼ビタリナリ。

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數色主反。夫音扶。雨于付反。○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為于僞反。○太子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立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給欺也。騎劫燕將代樂毅者。

〔考異〕

坊本喧作喧。族作室。無以與之以字。一本霑作露。坊本焉作爲。史氏開有后字。諸本即立之立作位。今從一本。坊本位下有立字。○鮑補向子以與一乘。亡。鮑本無以字。非也。○求所以償者。鮑本償作賞。是也。○君王后太史氏之女。鮑本作太史后氏之女。注云。后姓也。然後直曰太史氏。后字衍耳。○襄王即位。君王后以為后。位一本作立。非也。鮑君上補立字。案此文自通。不必補焉。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音汝。下同。○門家。

冠右ハ右ノハダチヌゲ
コト。

門閭里門也。言或近在家門。或遠在里門而待其歸來。歸。鮑彪曰。責其親王。不如我之親汝。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刺七亦反。○稱閔王。追書之辭袒露臂也。

〔考異〕

一本乃下有反字。

襄王

章凡六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未下不下之下。遐嫁反。將子匠反。下皆同。射食亦反。下同。遺唯季反。○約纏束也。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無天下之規。天下ガ齊ヲ救フアテモナクノ意。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倍音佩。信音伸。下同。○行一朝之忿。謂忿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濟子禮反。下同。○齊計利害。無南。南。故曰南面。濟北。卽聊城也。守圍守也。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言今秦下兵。救齊。則魏不敢東面。攻平陸。齊秦連橫之勢合。成則楚國形勢危。亦不攻南陽。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葦年之弊。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斷音短。○斷亦棄也。右壤。謂平陸。計必爲之。言齊計利害。必爲之。無救聊城。相持葦年之弊。餘則不能得。規猶虞也。謂諸侯無謀。齊者據相持也。弊疲也。言以無虞之齊。與支持也。決之於聊城。決意於攻聊城也。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

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既多。民心無所歸。折食列反。乘繩證。反。○栗腹燕將。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

全齊之兵。其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解音蟹。北音佩。又如字。下同。見賢遍反。下不見同。○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爲城。以牒爲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故爲公計者不如

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知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

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爲于僞反。說始銳。反。○關君長曰。於

天下功名可立。猶言。可立功名於天下也。意者亦損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棄世。謂不顧世義。史記無請字。此恐

行。王劭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處昌呂反。○歸燕。顯名游齊。厚實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

請裂請字衍。

墓ハ奪ト同ツ、其ノ位ヲ奪フコト、桓公ヲ殺ト云ヒシナリ、シカシ管仲ハ公子糾ノタメニシタルナレバ、管仲自身ノ墓ニアラズ。

【雕題】史無。曹子以爲遺句。此疑衍。

壇位ハ桓公ノ就クベキ座席ヲ云フ。

傳名ハ名傳ノ誤。

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惡鳥路反。中。仲反。行。下孟。反。并併同。○鉤。帶鉤也。桎。足械。梏。手械也。五霸。桓公爲盛。故曰首。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喪息浪反。離力智反。陳陣同。去起呂反。下去忿同。朝諸之朝直。遙反。任音壬。○以敗之以猶以爲也。遭遇也。傳名當作名傳。

到積ハ倒積ノ誤、積ハ
積ト同シ、矢ヲ入レル
具。

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
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
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
累力委反。○名與天壤敵。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積而去。
言天地不敵。名隨不滅。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積而去。
訛積通。箭箭也。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倒積示無矢也。

〔考異〕

姚宏曰。三同集無初燕止讒之十一字。史記有坊本廢作發。諸本不再劫。作
世主不臣。說士不載。錢劉本能得作能待。高本十作百。能已作能。以坊本公計下無
者字。曾本無意者二字。坊本無稱孤之孤字。處下無一字。然管開無而字。一本并作
兼。曾本無也。曹子三字。諸本動下無諸侯二字。今從一本。坊本到積作倒積。○
〔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鮑書上補為字。非。○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
弊聊上承期年之弊。下與全齊對。鮑作聊城。非。○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此倒句法。言
功名可立於天下也。○世世稱孤寡。一本作寡人。鮑削孤字。非。○曹子以為遭曹子
以為四字。疑與下文相涉。而衍曹子劫桓公於壇。距三戰三北之時。遠矣。故曰。遭有
天下。朝諸侯。遭字非衍。○天下震動驚駭。別本動下有諸侯二字。案下文云。威信吳
楚。則此不當言諸侯。別本非也。○到讀而去。
到倒音通。讀抽也。兵器在架者。倒抽而去。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

微ハ微ノ誤。
田單之立疑ハ疑田單之
立ノ誤。
齊國之衆以下十二字衍
文。
【難題】之立當立之疑
字衍文、或當在皆下。

表ハ毛皮ノ衣。

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
皆以田單為自立也。
墟大丘也。齊墟猶齊國。下章曰。燕與師而襲齊墟。是也。碣
也。太子始逃亡。隱於太史家。故曰微。田單之立疑。恐當作疑田單
之立。蓋錯誤也。單功大而太子微。故齊國之衆皆疑單為自立也。
襄王立。田單相
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
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
相息亮反。菑淄同。
而衣之衣於既反。
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
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
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
鳥惡
路反。施始。破反。後胡豆反。女音汝。○巖謂廊也。所謂巖廊也。見董仲舒傳。
碣。哲夫曰。貫珠下文亦有者字。不似姓名。蓋古有以貫珠作器裝為業者。
王曰。奈何。
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
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
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也。
食音嗣。勞
力報反。下

收穀ハ收養ト同シ。

丈夫ハ男子ヲ云フ、廣キ意味ナリ。

同稱尺證反。○所謂因以爲己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喜其行。行下孟反。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數色主反。復扶又反。朝直遙反。○穀亦食也。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考異〕

高本已作以。曾本蓄下有水字。姚宏曰。別本巖作聲。句絕無下字。諸本無曰。奈何曰四字。今從劉本。坊本善也。作善已。語下無舉字。○田單之立疑。田單之立君。遲疑不速決。故齊人以單爲自立也。○巖下有貫珠者。巖巖謂殿廡。姚宏引元和姓纂。以貫珠爲姓名。今案下文云。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若是姓名。下文不當言者。知貫珠是以絲貫珠。非姓名也。○舉曰。田單之愛人。舉皆也。鮑本脫。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惡猶毀也。司馬貞曰。單始起安平。故以爲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惡於朝。朝直遙反。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跖盜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

故常ハ二字テツネニノ意。貂勃ハ名。戰國時代ノ盜賊ノ名。戰國時代ノ人ナリ。堯トハ時代同カラズ。飼ハレテ居レバ相手ノ善惡ヲ問ハズシテ。主人ヲナイ人ニ吠ユルヲ云フ。

狗ハ貂勃自ヲ喻フ。

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腓。足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去起呂反。爲于僞反。○關君長曰。不肖。暗指幸臣。賢者指田單。狗爲賢者去不肖者。不特止於噬其腓也。此狗是勃自比。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任音壬。○保任使仕也。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語魚據反。下同。將萬之將子匠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使楚同。○將軍。渾齒也。使勃欲去單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畱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數色主反。夫音扶。乘繩證反。○關君長曰。一人猶匹夫。牽畱萬乘。猶爲萬乘所牽。畱謂數日不反也。言楚待之厚矣。豈不以勃據單之權勢也。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

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

別彼列反。○與讀為於不

善謂反畔振窮謂賑恤困窮

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

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

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

相息亮反下同。○名賤之也。肉袒露肢體示欲受刑也。

紹勃從楚來

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

吳師道曰賜觴之訛是也醉醒相半曰酣

紹勃

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

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

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

呂望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

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

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

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

賜ハ觴ノ誤。

城陽天下ノ城陽ハ衍文。

棧道木閣、棧道ハカケハシ、木閣ハ棚ノコトニテ、木テ作レル棚道ナリ。

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

稽遣禮反惡音烏陽而王之王于況反。○齊墟見上章城陽宮縣名襄王從閔王走營惴惴憂懼也司馬謂騎劫闔閉也謂不通王而自王也王下城陽二字恐衍棧道木閣皆以通險也不亟上疑脫何字或不字衍

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考異〕

諸本見惡作見譽今從曾本高本猶將作猶時諸本一人下無之字今從一本高本收作收坊本太公下無齊字諸本始作治今從曾本坊本先王作乎王。○其志欲有為也言將欲反也。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

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

乘繩證反。上時掌反。○狄北胡也。五里之城。七里之郭。謂小城。即即墨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

攻狄不能下。壘枯丘。丘叶祛其反。○大冠武冠也。漢曰武弁。諸武官冠之。箕籬器也。脩長拄支也。謂容飾之嚴。壘軍壁也。說苑作壘於梧

丘。此恐脫於字。枯梧字似而誤。梧地名。

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

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

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杖直亮反。插。鍾同。為于偽反。倡。唱同。姚宏曰。古叶音往。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黃。草器。插。刺土器。尚

久也。何休注。公羊傳云。黨所也。齊人語。言可往戰矣。宗廟既亡矣。已可死亡之日久矣。去歸於何所矣。若如此也。

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奉。俸通。菑。淄同。虞。娛同。樂。音洛。○黃金橫帶。未詳。關君長曰。豈謂黃金帶鉤之類乎。或然。淄澗。二水名。

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志。記也。言單之心。連能記憶之。明日乃厲氣。循

橫帶八案。ズルニ、帶ニノコトナラン、注非。

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下。退嫁反。厲。勵同。枹。擊鼓杖。

〔考異〕

坊本脩作修。開作問。高本可往。往何往。一本作無。可往矣。亡日。一本作去日。一本作今日。無歸於之於字。所及之及。諸本作乃。今從劉本。○田單將攻狄。將有漸之辭。鮑云。大將非也。○攻狄不能下。壘枯丘。能字句。能勝任也。下落也。猶言置枯丘地名。言攻狄不勝其任。退下壘於枯丘。○立則杖插。杖。杖插。插。皆通。丈鮑作杖。○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志者心之所之也。言單特有心而已。今先生使單心知所當之。故云志之矣。循。巡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哉。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數色主反。好。呼報反。下同。○人。賢人也。言孟嘗好賢人。所以百里足

以難秦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不慙，為人主其德稱位也。不肯，為人臣去而不顧也。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說音悅，行下孟反。王于況反。而讀曰能。呂子作能，可以證矣。言其能治國賢於管仲商鞅，人主悅其義，聽其行，則可以為霸王矣。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使所吏反，下同。○呂子無也，字此恐衍。昭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諫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論曉也，言欲以己之志曉告孟嘗君。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足猶能也，此記者之辭。

〔考異〕

劉本不如作何，不坊本公往矣下更有公往矣三字。高本因欲下無以字，一本無而能之而字。○爾雅君不以使人先觀秦王，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是也。鮑改以作如亦通。○願因請公往矣，坊本此下衍公往矣三字。○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人，而治下屬為句，而字承三人而起五人。

陽得子養ノ下二人ノ姓名脱シタルナリ。

二公ハ雍門子ト陽得子トナリ。

麒麟驂耳ハ並ニ名馬ノ名。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皆得其死。好呼報反，下同。養羊尚反。○椒亦人姓名，人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君能待之，盡交游之道者也。二人，椒亦等。對曰：君之廢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驂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膚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被皮寄反，衣於既反。縞，縞通。○縞，縞之精者，紵，紵為布也。梁，米之善者。

〔考異〕 坊本同下無之字。高本無君盡之君字，及君曰二字。坊本人者之者，作文麒麟作麒麟，皆下無衣字。

王建 凡六章

秦破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

奉瀾雲々——カメノ
ヒビカラ瀾ル少シノ水
ヲ、燒ケテ赤クナツテ
居ル釜ノ上ニ、落スヤ
ウアアルトノ喻。

則且遂攻之。親謂二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無以食謂無粟
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可以食
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中丁仲反○齊不聽則秦計其不親而且遂攻之是秦之計中也且
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高誘曰隱蔽蕃蔽思謂趙在秦與二國之間故曰隱蔽且夫救趙之務宜
若奉漏甕沃焦釜。夫音符下同奉捧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爲國之爲于僞反○愛猶借也

〔考異〕

坊本破作攻一本無長平二字高本楚作燕下同蘇子作蘇秦史記作周子一本無蔽也之也字高本無猶字劉本無秦兵之兵字○齊楚救趙○蘇秦謂齊王曰史記蘇秦作周子索隱云周子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爲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據此唐時戰國策楚字皆作燕矣下文云趙之於燕齊隱蔽也則舊本是也今本據史記改爲楚耳下文齊燕之計過矣及趙之於燕齊姚校本猶作燕鮑并二燕字亦作楚而爲之說曰趙居二國西北秦攻二國必先徑趙不知趙居韓魏東北秦攻楚未嘗徑趙何隱蔽之有史蘇秦作周子燕作楚必別有所據不必強牽策合史也秦字必誤然讀書之法

疑以傳疑鮑改爲子亦非

不伐ハ又伐ノ誤。韓却ハ韓劫ノ誤。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爲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害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爲割之爲于僞反○不伐之不疑又字訛爲割言二國伐周韓爲秦割取其地下文所謂應秦而伐周韓也却疑割字訛謂周韓見割害也與讀如於言二國不免於爲秦所伐也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今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救天下乎。果疑異字訛此策蓋齊將應秦而伐趙魏或爲趙魏說齊也

〔考異〕

坊本東有開有北字高本周害之後作周割無後字坊本齊秦開有應字諸本今齊入之今作令今從一本坊本救天開有於字○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患難也爲難謂與之戰章首至此譬諭也今齊以下乃入正意○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此論其勢尚未及實事言趙魏不救應秦而伐周韓齊之應秦伐趙魏亦當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以其遠秦也鮑齊下補應字是也○齊安得救天下乎言齊於天下無所得救也此章多誤脫鮑所補正皆是也唯救下補於字則未是鮑於救字下自注曰補蓋轉寫之誤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

淄鼠。魏取伊氏。

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阮括也。十萬衆於長平而進圍邯鄲。淄鼠伊氏皆趙邑也。

公子無

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

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

爲于僞反。○公子無忌魏信陵君也。循便計謂行便

宜之計。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之。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乃竊晉鄙兵符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殺晉鄙取軍救趙。秦軍解去。不有邯鄲乃不能兼有天下。故曰失之也。齊初雖佐秦。今應魏而救趙。故曰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

也。鄴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

趙取晉陽。伐楚取鄴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

取其地。且天下之半。

故固通。○柱國都也。國之有都如室有柱。壤土界境也。言其地相接且將也。

今又劫趙

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

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

疏分也。言分離其交。封割也。東野猶東地也。趙魏齊之隱蔽也。故二國危則非齊之利也。

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

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

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

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

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用謂任用國事者。此章言齊宜合三國而拒秦也。

〔考異〕

高本氏作是覆作福。軍作君。劉本覆作逼。坊本封作封。南作內。一本亦下有已字。○覆。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循依也。依從也。依從便利之計。高本此章連上齊欲伐魏爲一章。鮑分爲別章是也。○福。三國之君曾本福作覆。鮑改君爲軍。皆是也。○且天下之半。且將也。○韓魏趙楚之志。上文云舉韓氏取其地。下文云三國之與秦壤界。又云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是此時韓已亡矣。而此仍言韓者。蓋其遺民猶欲報秦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

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

使者之使所更反。下皆同。○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安否。若發則不便先問歲與民。

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

說音悅。○林西仲曰。言問安太后。奉王之命而來。在太后亦止當問王。不宜先有多

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

及。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惡有舍

問本而問末者耶。

惡音烏。舍音捨。○林西仲曰。以本末二字。破彼貴賤之說。

乃進而問之曰。齊

蘇寡孤獨ハ妻ナキモノ、夫ナキモノ、父母ナキモノ、子ナキモノ稱。

環瑱、環ハ腕輪耳輪ノ類、瑱ハ耳ノ飾。

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處昌呂反。亦食之。音嗣。亦衣之。衣於既反。養羊尙反。下同。○林西仲曰。欲更端別問。故又進之。關君長曰。不問衣糧有無。而衣食於人。是亦養民也。鮑彪曰。不業。言不得在位。成其職業。

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舒涉反。○林西仲曰。民窮則死。息生之也。

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其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朝直遙反。下同。○北宮里名。關君長曰。環瑱。瑱充耳。泛言去其盛飾。出猶進也。林西仲曰。以女人不嫁。養親。獨省去其爲人句。見其出於人事之外也。朝奉朝命也。

此二子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王于況反。

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索所白反。○林西仲曰。獨此言尙存。不以其存爲幸也。

〔考異〕

坊本歲何民何下無以字。惡有舍問。諸本作故有問舍。今從一本。坊本是其作是皆纂何爲作何以。○[圖]故有問舍本而問未者邪。故故意也。姚云一

本無上問字。是也。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庸備同。衣於既反。食音嗣。○自言。自言其爲太子也。襄疑齊字訛。不然爲上脫是字。

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種章勇反。卒子律反。下同。有音又。

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能。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使所更反。遺唯季反。環不之。不與否同。

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

秦聞ハ秦ノ聞者ナリ聞
謀ノ聞

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鮑彪曰。蓋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相息亮反。開古莫反。朝直遙反。○變辭。變詐之辭。

〔考異〕

劉本款作微。曾本與私閒有之字。劉本不親君王后。下更有君王后三字。高本昭王作始皇。鮑彪改作昭王。按蒙求亦作昭王。今從之。遺作使。劉本而解作能解。坊本引推作引。雖諸本金玉作金王。今從一本。○關。秦始皇。鮑云。后卒於莊襄之時。遂改始皇爲昭王。蓋據史說也。然史記自史記國策自國策。當各依舊文。而存異同於注中。若輒據彼改此。古書無完膚矣。○齊多知。而解此環不。姚宏云。而別本作能。案而訓汝亦通。然未如作能之尤爲允當也。○君王后引推。推破之。鮑本上推作雖。非。○老婦已忘矣。亡。忘通。鮑本作忘。○多受秦閒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金字句。玉一本作王。是也。爲于僞反。賓客多受秦金。以爲此故。變齊所命辭。反以爲秦。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朝直遙反。除所爲之爲。餘皆于僞反。下爲大爲之同。去起呂反。還音旋。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以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

栢客ハ押韻。

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數色主反。夫三之夫音扶。舍音捨。○阿鄆。齊地。臨晉武關。皆秦關。城南。齊城之南也。稱制。謂王於天下也。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內納同。處昌呂反。共音恭。下同。○松栢。塞名也。荀子。彊國。籍據松栢之塞。注云。松栢之塞。謂趙樹松栢與秦爲界。今秦據有之是也。先是齊爲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姚宏曰。栢古音逋。莫切。客古音恪。古音亦叶。

〔考異〕

可以爲謀。高本作可。爲謀。坊本作可。爲謀。今從一本。一本無則以爲可以。而聽之。則以爲可。爲謀。姚宏云。與一作聞。可爲一作以。爲皆是也。○帶甲數百萬。鮑改百爲十。下百萬同。案卽墨大夫知王建怯。欲誇言以莊其氣。故言數百萬。鮑不能

高本此下ニ、齊以淖君之亂ノ一章アリ。

通其意謂齊必無數百萬兵。遂改百爲十。淺矣。

凡二十一章

戰國策正解卷四下終

戰國策正解卷五

楚

宣王 凡十 一章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難乃且反。○齊楚皆乞宋援。故宋請中立。急請迫脅之。子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爲于僞反。○緩急之反。失得皆謂援。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齊勝楚。則勢必併宋。故危。不勝。則不能助宋。是宋以孤弱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令力呈反。

乘繩 證反

〔考異〕

坊本攻楚下有之字。一本干作予。○補註〔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宋開於齊楚。故請二國中立。無所與也。急宋者。示將伐之也。鮑移請字於齊下。齊大而宋小。何爲請之哉。○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楚字句。言後齊常急宋。是宋從齊而攻楚也。然齊未必利。不如中立之爲愈也。鮑楚下補之字。舛矣。

宋許之トハ宋ガ齊ノ急迫ノ爲ニ中立ヲ止メル事ヲ許諾シタルナリ。

兩敵ハ魏趙兩國ノ疲弊スルヲ云フ。

害ハ割ノ誤。

合兵ハ合兵ノ誤。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難乃且反。○鮑彪曰。兩國相持必俱敵。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敵也。夫音扶。○攻其後。楚救趙而攻魏後也。共。謂與相共。攻趙同。不兩敵也。○言趙不能堅守。必深割地。以與魏而和。是以不兩敵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關君長曰。合。恐合字訛。愚謂魏始恐楚之攻其後。分兵以當之。今知楚之不救。而合兵攻趙也。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援于眷反。○應。楚謂應。楚攻魏之時。而亦伐之。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澨之閒。睢澨。二水名。謂楚取魏地。

〔考異〕

坊本其後下有之字。兵以下無深字。諸本知楚作有楚。今從劉本。○鮑彪且魏令兵以深割趙。深字與上害必深相應。鮑去深字。非。○趙見亡形。而有楚

白公之亂云々——白公勝ノ内亂ノ如キモノガ成功スルデアラウ、又臣等不肖ノ者モ、罪ヲ免カレルトコトガ出來ルデアラウ、人ノ惡ヲ言ハザルコトヲ、惡イ方ニ解キタルナリ。

之不救己也。有劉本作知是也。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為于偽反。使所吏反。○白公。太子建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劫惠王。見哀公十六年左傳。言以子勝也。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不言人之惡。故勝得遂亂。罪免。亦以不言人之罪故也。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相息。亮反。斷。丁亂反。○主斷。謂專決國政。按下襄王策。州侯。襄王幸臣也。去此數十年。豈別一州侯乎。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北方。謂中國。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

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長丁丈反。屬音燭。

〔考異〕 劉本無荆字。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關君長曰：言己亦言於其後，此謂慮己賢人也。關君長曰：言人有善言而

〔考異〕 諸本言其後下無言其後三字，今從一本。○關君長曰：言其後此謂慮賢也。姚宏云：一本言其後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是也。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
為于僞反。○江尹即江乙也，不能猶不足也。許應元曰：山陽君蓋去梁而在楚者。 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關君長曰：江乙因山陽君無功於楚國，而相得惡之。

言其後云々、二人ノ言ヲ善シト云フダケテ後ノ事ハ申シマセシ、後ト事ヲ言ヘバ自分ヲ賢ト思ハレヤウトシテ言フノデアルト、聞ク人ニ取ラレカラデアルト云ヘルナリ。
〔難〕言若言其後而有非問、是不信賢而疑慮之也、故臣不敢。梁山陽君云々、昭奚恤が反對スルヲ知テ、之ヲ封セント云ヒタルナリ。

〔難〕難言由山陽、而發之非山陽、故曰魏氏是君臣之泛稱。魏氏ハ、案ズルニ人姓ナラン、下文是其為人也。ハ魏氏ヲ指ス。近苦ハ近君ノ誤。忘ハ忘ノ誤。

溺井ハ井中ニ小便シタルナリ。

〔難〕大梁取矣、取矣疑衍。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
夫音扶。下夫苟同。○關君長曰：天說言泄君臣之交者，必君左右親近之人也。夫苟不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難乃旦反。○關君長曰：夫指泄者，苟誠也，言夫誠不難令。他邦為聞於君臣也，忘當作忌，言不忌聞君臣於內矣。 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
溺乃弔反。狗惡之惡烏路反。下同。○鮑彪曰：執言善守。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以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異考〕 曾本取矣作拔矣。高本臣居作以居。坊本臣上無以字，今從曾本。

比周ハ惡ヲナサントテ
親交スルコト。

【離題】終已之已與以
同。

撫委ハ撫衣ノ訛、衣ヲ
整フルコト。

【離題】委謂ニ紳帶佩具
也、躬俯屈膝、則此等
皆委ニ于地、撫者收歛整
頓之意、委與、莊對、文
勢可レ想、莊在襟下、而
斜形。
避ハ罷ノ誤。
嬖女云々ハ嬖女寵臣ハ
共ニ君ノ愛幸スルモノ

チ云フ、席ハ敷物、軒ハ
車、蔽罷共ニ古クナツ
テ役ニ立タヌコト、嬖
女ノ席モ寵臣ノ車モ役
ニ立タナクナル迄ハモ
タナイ、新シイウチニ
其ノ嬖罷ヲ失フ。

結駟ハ四頭ノ馬ヲツナ
ギ合セル事。

旃旆ハ旗ニツイテ居
ル、牛ノ毛ヲ丸メタモ
ノ。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殺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比毗志反。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惡聞之。惡烏路反。○人有有人必有一誤。已業已之已。燕王喜策曰：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願。○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已畢也。其事終畢而不知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

說始銳反。處昌呂反。○安陵君名壇，楚之幸臣。說苑壇作纏。曰：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斂收也。衽衣袷也。撫委或撫衣之訛。說苑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服伏也。

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徹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

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

爲于僞反。下爲君同。○渝變也。嬖賤而幸者，避疑當作罷。蓋音近而誤也。趙惠文王策無罷車，驚馬。鮑彪曰：罷疲同。猶徹也。車勞則徹。軒曲輶，輶車也。席不及徹而愛弛，軒不及罷而退去。皆言不久也。

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

令猶教也。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閒也。」

復扶又反。閒音閑。○江乙怒安陵不用其計而請絕。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躐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

王抽旃旆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

乘繩證反。下同。射食亦反。樂音洛。下同。○雲夢澤名。躐趨依倚也。旃，曲柄旌。旆，牛尾著竿頭。誰與樂此。問安陵也。

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葶蛄蟻，又何如得此樂？」

爲安陵君、此ノ前ニ安陵君ト云ヘルハ後カラ追書シタルナリ。

而樂之。數色主反。行戶剛反。○編連也。言與王連席也。陪陪侍也。乘王之乘車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言爲王先以身試黃泉。作辭以御螻蟻。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說音悅。○壇。安陵君名。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考異〕

高本功作地坊本以色作而已。高本嬖女作嬖色。無以下無深字。諸本何下無江乙曰三字。今從曾本。一本未效開有有字。高本天作日。坊本樂此作此。樂高本行下無下字。曾本試作拭。○君無咫尺之地。言素貧賤。鮑改地爲功。非所以告嬖童也。○曰王過舉而已。云過舉而已。不言所以舉。卽是嬖童之口角。鮑改而已作以色。文義俱劣。

故令人云々ハ未決者ノ宅ヲ官沒シタ如クニシテ、人ヲシテ其宅ヲ賈ヒタキ旨ヲ官ニ請ハシメ、世論ノ如何ヲ知リ其罪ヲ決セントシタルナリ。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下其罪。令力呈反。○故特也有罪。則宅入官。故獄者特令人。客因爲之。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請已宅。以下罪之有無也。客因爲之。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可得。爲于僞反。○其宅不入官。故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說音悅。如而通。○故荀子好詐故之。故猶巧也。謂設事以探其意。

〔考異〕

高本無令人之人字。客因爲之謂坊本作客因爲之謂。劉本同。錢本作客因爲請。今從高本。諸本不可得作不得。今從一本。高本請作謂。○客因爲之謂。昭奚恤曰。劉本爲作。請無謂字。此本爲長。

威王

章 凡四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見賢遍反。卒子律反。○關君長曰。三日非爲遲緩。蘇子之言不可如是。疑日當作月。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關君長曰。若聞古人言。欽慕之甚。直如恐不及見之。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令力呈反。○所以不肯留。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郟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

謁者ハ賓客ヲ取リ次ギ面會セシムル小吏ナリ。

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爲于僞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下除以從餘皆同說始銳反夏戶雅反塞先代反乘繩證反騎奇寄

反霸王之王子況反下王橫霸王同

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

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

扶下同朝直遙反○章臺秦臺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

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

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

矣。

徐乎遠曰水陸兩軍也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

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

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

令力呈反厲礪通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

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

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

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

燕烏賢反下國名皆做之不復音

夫秦虎狼之國

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

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

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

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

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

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

有億兆之數謂相去太遠楚王曰寡人之國

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

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

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

并併通○徐乎遠曰漢中楚地巴蜀非楚地連言之者勢相接也關君長曰反人猶言背反於我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

懸旌ハ竿ノ先ニブラ下
グテ、風ニユラレテ居
ルハタノコト、搖搖ハ
ユラノ意。

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
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薄迫各反。○薄猶止也。

〔考異〕

坊本強下無與字不西之西高本作南坊本作四今從一本坊本王至作大
王高本臣聞下無之字坊本已作矣一本承作奉坊本趙下無衛字高本深
謀下無與深謀三字今主君高本作令君坊本作今君今從曾本高本危國作亡國
○補註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鮑本無與字非也○委社稷宗廟委屬也委屬社
稷宗廟於楚王○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蒙他必實外
既鮑本脫衛字趙代一本作燕代是也他馳假借字○而無所終薄薄集也集猶止
也。

自從ハ二字アヨリト讀ム。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
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章不
足以知之矣爲于僞反下皆同○莫敖楚官名章子華名也。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
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
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腹一瞑而萬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

其志ノ志ハ思ノ誤。

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斷音短下同○廉謂不貪也不知所益謂不知死之有所益於己也志下文作思此恐誤。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除食朝之朝餘皆直遙反下同處昌呂反積子賜反○不謀夕謂朝食而已不謀及夕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愾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葉舒涉反鄉許亮反○關君長曰表外薄疎也財裁通柱國都也蓋言葉公舉於縣令疎外而裁制國都也恢先君言恢弘先君之德以被於方城外也挫猶辱也愚謂白公之事見前眡井田開陌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眡溝開千畝六百畝亦十萬畝不知當時之制與周禮同否。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閒夫棄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

寡君ハ君王ノ誤。

破穿膝暴ノ膝穿ハ履底
破レタコト。膝暴ハ裳
雀立ハ鶴立ノ誤。鶴立
ハ鶴ノ如ク立チテ居ル
コト。不轉ハ立ツタマ
マテ横ニナラヌコト。
水漿無入口ノ漿ハ肉
ヲ煮タ汁ナリ。食事ハ
言フマテモナク。一滴
ノ飲物モ口ニ入レナ
ズ。而痺悶ハ疲病シテ氣
力ガ盡キ苦ムコト。
旄不知人ハ旄ハ耄ト通
ズ。ホンヤリシテ傍ニ
居ル人が目ニ入ラヌコ
ト。
冠帶不相及ハ秦王ガ冠
ヤ帶ヲ著ケル間モナシ
トナリ。

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粹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
幾乎。故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
莫敖大心是也。幾音祈。下同。○夫千夫百夫之夫。子指御者。若獨或也。扑擊。粹持
髮也。言或扑一人。或粹一人。有以與大心者。則社稷其庶幾乎不
亡。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
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
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蹶穿膝暴。七日而
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
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
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
臣非異。楚使新造。盪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
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
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

結闕ハ、合戦ト同シ。

若有孤トハ如シ楚王死
シテモ、其子孫アラバ、
楚國ヲ與スコトガ出來
ルカラ、徒ニ戦スベキ
ニアラズトノ意。

社食血食ノ血食ハ牲ヲ
殺シテ血ヲ以テ祭ルコ
ト。
臣——無冒ノ誤。

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
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
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屬音燭。下同。冒亡北反。被皮寄反。上時掌反。
暴步木反。薄迫各反。奉捧通。楚使之使所吏
反。令力呈反。乘繩證反。塞先代反。敗必邁反。思息嗣反。○上寡君當依下文。作君王。蓋涉下
說秦王之語而誤也。大夫悉屬。謂大夫皆從君而出也。崢山。崢嶸之山也。關君長曰。蹶穿。蓋
謂履穿蹶踐地也。暴露也。膝暴。謂裳敝膝露出也。恩謂雀當作鶴。鶴俗作雀。雀似而誤也。
淮南子作鶴。踰而不食。瘖病殫盡也。言病而氣盡煩悶也。旄。通。昏也。蘇。死更生也。吳師道
改。盪作熱。且曰。文當有訛舛。或在吳字下。關君長從之。
曰。盪。反。同。謂吳新作。狼戾也。或然。亦可疑。當作亦關。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
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
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鷄
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
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
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

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舍音捨。治直吏反。孤謂昭王之子。

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也。關君長曰。大宮蓋楚始祖廟也。雞次蓋政法書名。愚謂五官執圭已見。百姓百官也。血謂牲牢也。無君與孟子三月無君則弔之無君同謂不仕也。言苟社稷得存。則可矣。其餘不以無君為患也。冒疑胄訛。胄胤也。謂子孫不在位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

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焉於虔反。邪音耶。好呼報反。馮憑通。惡烏路反。○式車前橫木。人所憑依。故亦為憑義。憑式而立起者。以約食無力故也。發發矢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

以鈎。鈎闔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按吳語。一人善射。百人決拾。荀子君射則臣決。蓋古法言也。謂上行則下效也。

【考異】諸本如章作如華。今從孫本。高本無足以之字。坊本頭皆作脰。高本一作之月。其庶間有為字。曾本無大宮之字。今從高本。坊本布作帛。侵作廉。高本之日作作。余豈患。今從坊本。一本冒作位。諸本就作然。今從一本。坊本章聞作華聞。○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不知有所益於國與否。唯以憂社稷為心也。○大夫此言將何謂也。將猶抑也。大夫此言抑何所謂也。不答所問。而歷陳憂社稷者。故又問之。○

好發云々、發ハ矢ヲ放
ツコト、決拾ハ矢ヲ射
ルトキ手ニツケルユガ
クナリ、君ガ弓ガスキ
ナレバ、臣モスキニナ
ルコト。

事之ハ使之ノ誤。

【雕題】事之、事疑當作字。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土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而財於柱國。財裁通言。為柱國。以裁制楚國之事也。○四封不侵。鮑本侵作廉。非。○鮑改御為軍。士卒闕於兩軍之間。乃其常耳。何足以狀其急哉。○若朴一人。若不定之辭。猶言或。○寡君身出。大夫悉屬。寡君當依下文。作君王。此與楚君勃楚蘇答秦王之辭。相涉而誤耳。屬從也。皆從楚王而出。後不從者。蓋途中相失。○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蹠穿為土石所嚙也。暴步卜切。露也。勃蘇經。開道攀巖石。披荆棘。故衣物敝裂。膝脚暴露也。薄猶至也。雀立。折腰而立也。如鮑說。乃雀躍非雀立也。轉猶臥也。詩曰。輾轉反側。○楚使新造。盪楚。造為盪罪也。勃楚。畫吟宵哭於秦庭。七日。自以為罪。故云。新為罪。楚使勃蘇。○秦王顧令不起。命令也。凡與貴者言。語更端。則起。秦王見勃蘇之體。命之不起。鮑改為令之起。謬甚。○亦聞於遂浦。聞當為闕。形相涉而誤。○蒙穀給闕於宮唐之上。給備也。鮑本作結。○苟社稷血食。餘豈悉無君乎。姚云。餘豈悉一本。作余豈患。是也。○至今無冒。冒覆也。子孫至今不敢避。姚云。然一本。作就案。然與忍對。就義。差汎。作然是也。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土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

也是以國危。

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傷毀謗也。言毀賢令不用以爲自利之資。厚賦斂諸臣百姓。蓋戰代暴政也。魏文侯曰。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見新序。播如盤庚所謂播告之播。揚也。布也。鮑彪曰。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 臣願無聽群

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

慎謂不輕用之也。與百姓俱也。 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王死易。垂沙

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

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爲于僞反。易以鼓反。數色主反。○荀子兵殆於垂沙。唐篋死。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

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味與篋同。據之。此章當在懷王策。以千數。所以易也。未見一人。所以難也。 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

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

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夫音扶。人

難之難乃旦反。○已謂進賢者。

○已謂進賢者。

〔考異〕

坊本今王間有大字。高本無與字。賢臣之臣字。○厚賦斂諸臣百姓。賦斂諸臣。謂削其俸。鮑本無臣字。○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上大臣父兄爲大臣者。此則異姓大臣故。下文云亦非忠臣也。

懷王

凡二十 七章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于楚。王使景鯉之

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

魏也。且罪景鯉。與於之與音預。下皆同。爲于僞反。下同。○齊以之以。猶以爲也。言恐齊以爲鯉與於遇。爲楚有陰私於二國也。 爲謂

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

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

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

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信之。必輕王。

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

魏於齊。視示同。○疑秦魏於齊。言使齊疑秦魏也。 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 王

曰。鄉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

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

王曰鄉也以下錯簡。

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强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
王曰：鄉也以下九十七字，下考烈王策虞卿謂春申君之文，錯出于此。

〔考異〕

高本章首有韓公仲相四字，秦與之與作秦，齊于之于作乎，坊本明上有信字，高本齊信間有楚字，關君長曰：高本韓策或謂公仲章，具載全文矣。坊本斷為兩章，其三百七十五字，仍收韓策，更刪韓公仲相四字，取齊楚之交善以下，自為一章，但王曰鄉也以下凡九十七字，舊錯出韓策，而鮑策不考。考烈王篇之文，乃附載章末者，謬矣。○鮑策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鮑本無韓公仲相四字，不疊秦字，乎作於，下有楚字，改載楚策，皆是也。○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鮑本明上有信字，非。○因不罪而益其列，鮑本其作一非。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也。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

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

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

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乘繩證反，相息亮反。○令困，謂命令

困屈也。城下之事，言欲使大國必免其相，則必至於我軍傅城下而攻之，其事甚大也。穆文熙曰：迷人多知惡人而不知自惡。楚王為魏逐張子，而惡其不忠不信，其後乃數為張子所

欺以至客死而不悟，何其愚乎。陳軫之言，蓋預知之矣。

〔考異〕

五國約以伐齊。五國蓋秦趙韓魏燕也。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齊，秦必

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

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

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

絕之後，雖勿與地，可。
好呼報反，惡烏路反，難乃旦反，下同。營，發通。○南圖，謂南

韓交楚而反四國，則破齊而圖楚之事，必不成也。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
大公事，人姓名。見公

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

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
夫音扶。○牛闌之事，未詳。疑齊嘗破韓於

牛闌，馬陵之難，謂齊破魏於馬陵，吳師道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是也。蓋言齊強國今伐之，則其報伐必重矣。牛闌，馬陵之事，可以見矣。無以之以猶使也。楚畏五國破齊而伐楚，故割地收韓，因令五國無以用兵，所謂賂之以利也。請楚獨圖於齊者，其實非伐齊也，示其強以懼韓也，所謂悉兵以臨之也。齊之反趙魏之後。

親王之所見，王之所親見，誤。

齊之八韓之ノ誤。

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韓困窮也。言以五國破齊而圖楚之事窮也。愚謂此記者之言也。

關君長曰。此無齊約。趙魏則不可言反也。此乃覆說約絕之後。則齊當作

〔考異〕

劉本國約下有秦字。坊本伐齊作伐秦。高本已作以。坊本破下無齊字。諸本轉作輔。今從錢本。坊本必懼下無我字。親王之王作主。高本衆下有也字。○〔五國約〕以伐齊。鮑本齊作秦。下同。○〔韓氏輔國也〕輔錢本集賢本作轉。是也。轉旋也。其心旋轉不定。下文可營可懼是也。○〔好利可營也〕營。發通惑也。○〔親王之所見也〕猶言王之所親見。鮑本王作主。注云。謂公仲未是。○〔請悉楚國之衆也〕以屬於齊。屬同。請言齊人若尤王負約。悉請悉楚國之兵。如堵牆以攻齊。玩此及齊之反。趙魏之文。鮑改攻齊之齊爲秦。是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

見秦策。惠施魏相。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

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

使人以請聽秦。凡爲伐秦者。楚。謂爲謀主也。以魏來。謂奉魏王之命而來也。楚爲伐主。而信魏爲和主也。聽。秦謂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也。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

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

五國ハ楚齊趙韓魏ナリ。

昭陽ハ楚人。

明楚之伐云々ハ楚ガ秦ヲ代ツ首謀ナルコトト、魏ガ秦ニ和スル發意者ナルコトヲ、秦ニ知ラシムルコト、ナルヲ云フ。

今子云々ハ魏ノ爲ニ都合好キ言ヲ以テ、惠施ヲ欺キシナリ。

魏而和。凡爲攻秦者。魏謂先戰也。楚得其利。謂秦德楚而怨魏也。 惠子反。魏王不說。說音悅。○昭陽不聽惠施故也。

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

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

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爲子僞反。折兵之折。食列反。○吳師道曰。折。折閱戰而疲敝。折猶分也。言魏怨昭陽。離楚而入齊。秦不能自救其罪。晉即魏也。下疑脫援字。 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令力呈反。

〔考異〕

劉本聽秦作德。秦高本累作衆。○謁病不聽。謁告也。病困也。下謁和之謁。請也。○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魏折而入齊。秦則楚孤也。將何以自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

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

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冷向之向。許丈反。下向曰向。請同。○外向。謂非伐齊楚怨而不合於秦。楚之善齊者。言秦以伐齊招楚而外向者。知之。必將務以楚合於齊。 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

向曰。秦二字衍。文トスル體是ナリ。

陳軫ハ楚人。

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爲于僞反。說始銳反。○荷哲夫曰。向上當必有陳軫秦伐齊語。脫簡。愚謂。向日二字。或是衍文。下先字當作無。無古作无。无先似而誤也。關君長曰。晉謂韓也。此章舊在韓策。必當有韓。

〔考異〕

坊本無晉字。孤矣作孤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爲于。僞反。當是之時。南后鄭襲貴於楚。南后。懷王后。鄭襲。寵姬。鄭國之女。而善舞。故名。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

令人ノ上ニ南后二字ヲ脱ス。
芻秣ハ馬ノ食物ナリ芻ハ草ノコト。

中飲ハ酒ノナカバ比ナリ。

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說音悅。好呼報反。○墨。畫眉墨也。非知謂不素知。中山策曰。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資之以珠玉。謂以珠玉爲買美人之資也。南后鄭襲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襲亦以金五百斤。恐丘勇反。令力呈反。○令人上疑脫南后二字。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襲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中丁仲反。便婢縣反。○未知見日。謂未知再見之日。飲人以酒曰觴。半醉半醒曰中飲。釋舍也。

〔考異〕

高本無而下欲字。坊本待上無子字。關閉作閉關。乃觴之下。無張子二字。下色也。人下有之字。以延句耳。義與無之字同。鮑之上補見字。與下文相礙非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以商於之欺也。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為子僞反。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襄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襄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懼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
好呼報反。從才用反。奉音俸。內音納。樂音洛。疏疎通。○好翫二字疑當在寶器下。謂珍異可好翫之物也。田藝蘅田習音乃習於音樂者以懼從之。即賂也。關君長曰：按國語秦伯歸女五人曰：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義與此同。蓋言令其從之以懼於是女。 鄭襄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

好翫ハ好玩ト同シ、此ノ二字ハ下ノ寶器ノ次ニ入ル。
 【難題】以懼之懼、恐衍文。
 湯沐邑ハ湯アミ髮洗ノ費用トスル地ナ云フ、愛女ノ化粧料ナリ。

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非布衣之利言子孫為太子其利甚太也。 鄭

襲遽說楚王出張子。說始銳反。

〔考異〕 高本佳下有翫字坊本依作資勢下有必字。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敗必邁反。○敗已謂害已事。 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要一遙反。下同。刺七亦反。下同。難乃旦反。○張旄魏之用事者微密也。使若儀殺之。 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令力呈反。○關君長曰：楚王以為張儀殺靳尚而秦納之，故怒秦。

〔考異〕

纂連前章一本敗作欺坊本上刺字作殺怒秦下有楚字構作攝○其敗已也。○姚云：敗一本作欺。案欺則敗之矣。然欺差輕於敗。秦王未必恐儀敗已事。若恐之當殺之未必出之作欺是也。○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王未必恐儀而靳尚箝制之。楚王以為秦王令人殺靳尚故大怒秦也。秦字句絕。鮑怒字句秦

楚王必怒ハ靳尚ガ張儀ヲ殺サントト云ヘルヲ以、靳尚ヲ殺ス者ハ張儀ナリトテ、王ガ張儀ヲ怒ルナリ、此ノ時トナリ居シナラン。

下補楚字構
作攝皆非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

爲于僞反下爲大王患竊

爲同從子容反下爲從約從從人從親同說始銳反被皮寄反塞先代反賁音奔乘繩證反下同騎奇寄反難乃且反下危難構難同樂音洛將子匠反卷眷勉反○四國謂四方之國虎賁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席卷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常山即恒山漢時避文帝諱也關君長曰春督脈即背中也蓋言中斷六國以割其交如折於人背中也

且失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

夫音扶下同○抵牾曰格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

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

格ハ較ト同シ。

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

敵匹敵侔齊等也交互也上地上黨之地荀子韓之

上地方數百里注云上黨之地是也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

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

輕造政反臣聞之

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辨虛

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

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挑徒了反行下孟反卒猝同○楚禍謂楚爲秦所伐之禍

秦西有巴蜀方

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

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

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

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兵出之武關南面

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

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

秦舉兵ハ上ハ長江ノ利ニ因ルチ云ヒ此ハ陸ヨリ改ムルコトヲ云フ

吳民ノ吳字衍

吳人ノ吳字案ズルニ誤ニアラズ、此一節ハ下文ノ功大ト民散ナ言フ爲ニ述ベタルナリ、大王ハ楚ノ先君ヲ云フト見レバ可ナリ、攻大ハ功大ノ誤。

【離題】十五年語、蘇張等皆有之、在蘇傳一謂之誇詞可也、若張儀必不誇敵讎之功也、蓋實有是事也、但論大師而不數小使伐耳。

關局ハ要處ヲ衝ク意、關局並ニ閉ナリ、【離題】關局、史曰大關無局、疑衍文。

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盡津忍反。下盡王同。○方舫通併舟也。下水而浮。猶言浮水而下也。城守

謂唯守城而不能以敵出。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陳陣同。有音又。○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愚謂吳字必誤。言楚雖三勝而陣卒亦盡矣。又使居民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

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易以致反。○攻當從史記作功。功即謂三勝而亡之。敵疲敵即居民苦是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言秦久不出兵攻諸侯而

示弱者。以陰謀有并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

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通侯即徹侯。漢時避武帝諱也。徐孚遠曰。當云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局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數色主反。○司馬貞曰。以常山爲天下脊。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國不得動也。

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伴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相息亮反。○吳師道

曰。蘇秦爲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爲說。破從信也。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浴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

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質音致使

臣之使所吏反。下同。從才用反。○形親之國。謂其形勢當親之國。關君長曰。從車下風。不敢斥王也。劉良注。鄒陽上書云。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

楚王

形親ハ地形上親交スベキノ意

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考異〕

坊本帶河下無四塞二字。兩立作兩利。下無而字。錢本臣魏開有秦字。曾本楚禍作秦禍。坊本王患開有之字。一本無有偏之有字。一本無謀字。坊本製秦下。有與秦二字。晉必關。高本作晉必開。一本作晉必大開。一本與坊本同。今從之。坊本走作奔。一本帶作糞。坊本為計。謂計。獻書下無大王之三字。○（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被覆也。帶佩也。時秦境及河東。故云帶河。鮑本脫四塞二字。○兩國敵作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敵俸力相敵。勢相等也。爭字句鮑本立作利。又脫而字。○卒有楚禍。曾本楚作秦是也。○陳卒盡矣。姚云。陳曾作陳。案古無陣字。晉王義之始制之。蓋以古者車戰。特作此字。以爲戰陳之陳耳。然陳以東爲聲。若車無所得聲。其無知妄作。有如此者焉。陳舊也。舊卒從前所用之卒。○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一本無有字。是也。偏當爲徧。形勢相涉而誤。新城。新所得吳地之城也。其民未服。故徧守之。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

相息亮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王同。○鄢郢漢中。楚之要地。秦嘗取之。故曰復昭過。陳軫

工陳籍ハ工師籍ノ誤。

爲攻ハ爲功ノ誤。

楚之良臣也。更得謂更得如鄢郢漢中昭過。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音說陣軫者。儀所以逐二人者。下文所言是也。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關君長曰。音說得地也。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秦欲尊已卑楚。使逐二人。是爭尊名也。而楚王不察之。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按工師籍二見東周策。蓋是人也。陳或師訛列縣畜我。謂待我如縣吏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乘繩證反。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行有功名。謂尊秦卑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

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雖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夏戶雅反

見賢通反。○夏中國也。齊楚交不絕則儀計不成矣。故不急效也。

〔考異〕

高本過陳過曰之過並作睢。坊本無爭字。高本無周曰之曰字。坊本主作王不絕下無齊交不絕四字。○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言且觀儀平生所行其所有功名者秦也。謂爲秦連橫所欲合貴富者魏也。言儀魏人欲爲魏斥境。

楚王令昭雖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

收昭雖以取齊。令力呈反。○重張儀使秦重之也。收捕繫之也。睢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睢以外儀而取交於齊。桓臧

爲睢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爲于僞反。○儀爲惠

王所貴而與睢善。公孫郝甘茂不善二人而害之。使韓魏不合於秦。是橫親之所以不合也。

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

秦合韓魏。言橫親必合。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

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言二國之重儀以儀有秦楚也。今儀困睢收二國欲得秦。必善郝甘茂。郝甘茂合二國輕儀而伐楚。則方城必

二人ハ公孫赫ト甘茂

也。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

魏不合秦。韓亦不從。則方城無患。復睢復睢之位也。重儀於韓魏使韓魏重儀也。

〔考異〕

坊本王因上無楚字。橫作從。高本人者下無二人者三字。坊本韓亦作王亦韓亦不從。鮑本韓作王非。

張儀逐惠子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

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爲于僞反。下除以爲

必弗行也。行猶爲也。言惠子不見逐。爲儀而來。則惡王與張儀之交。惠子必不爲也。施之來必有惡儀者。故馮郝因證其見逐也。且宋王

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

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輕造政反。○不善張儀謂

儀逐。故宋王不善也。事國事也。所貴宋王所貴。謂施也。讎人宋王所讎。謂儀也。言

以受施欺儀有害於國事。故以宋王所貴爲其所讎之人。棄之則輕忽而無謀矣。且

爲事。邪。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

王親與約ハ惠子ヲ受ケルコトヲ約セルナリ

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邪音耶。○舉疑當作奉。勿猶無也。言為儀無納而逐之。惠子見逐。故曰窮人。 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考異〕

坊本儀必作今必。楚王曰善乃。高本無乃字。坊本無楚字。○惠子為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者字句。言若令惠子為張儀者。今來。張儀是非為張儀者也。○儀必德王。鮑本儀作今。非。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

為于偽反。○為求地。謂為楚求地。 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

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說始銳反。○以軫猶

善楚。為求地甚力。之言為復楚之資。 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

復之。魏襄王策亦載此章。而有異同。

〔考異〕

劉本喜作果。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襲知王之說新人也。甚

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

為之。愛之甚於王。遺唯季反。說音悅。下同。呼報反。喜許記反。好喜也。 王曰：婦人所以事夫

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襲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

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襲知

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

子為見王。則必揜子鼻。惡鳥路反。下惡聞同。○為見之為若也。 新人見王。因揜其鼻。

王謂鄭襲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襲曰：妾知也。

王曰：雖惡必言之。夫音扶。○惡。謂事涉醜惡。 鄭襲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

其指新人。 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令力呈反。○若使新人自理。是使逆王命也。

〔考異〕

一本善作喜。坊本聞下無君字。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於后也。交絕於王所立之后也。 然則不買五雙珥。

王曰云々、悍ハ氣強
イコト、劇ハ鼻ヲ斬ル
コト、無使逆命ハ、王
ノ命令ノ通りニ實行シ
テ新人ニ辨解ヲユルサ
ヌコト。

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令力呈反。○不上非脫何字。則不字必衍。

〔考異〕 坊本於作立。○王不聽是知困交絕於后也。鮑本於誤立。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為樗里疾卜交也。說始銳反。下明說同。為于偽反。○疾欲得交於楚。入明為說諸大夫以伐秦。卜其可交者也。明說楚大

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唯滑不受伐秦之說是善秦者也。疾可以交焉。故曰有辭以報樗里子。蓋明非實為疾卜交也。其說不行。懼以輕故。以此取重也。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曰。齒六十而盡相靡也。靡。磨切也。莊子與物刃相靡。言齒六十年而盡。以兩堅相磨切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能謂材能重。謂位重也。言材能與位重相抗。若齒之相靡以就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

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乘繩證反。下退嫁反。○乘。車也。下謂在車則下。起。謂在坐

樗里疾。秦人。

諺曰。君ノ車ヤ杖ヲ見テモ。臣タルモノハ禮ヲシナケレバナラナイ。然ルニ君ノ愛スル人ニ善クシナイノハ不臣ナリ。

則起言車杖雖微而君之所御臣猶敬之。況君之所愛而不善。是失為臣之道也。

〔考異〕 諸本堅也。下無曰齒二字。今從一本。○示之其齒之堅也。姚云。一本齒下有曰齒二字。案一本是也。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為于偽反。○言韓侈能守宜陽而不敗。能自免於罪。故欲先事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

自免於罪。故欲先事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依據之。以加恩德焉。舍音捨。下同。○於此因矣。因謂智困屈於此戰。今山澤之獸。無點於麋。麋知獵者。張

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數色角反。○點慧也。張網前。張網於前也。言數獵者。知麋之詐偽。還走冒人。張網於前。驅者舉網而進。麋因此見得矣。今

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於此困矣。此多之此指韓侈也。關君長曰。此假獵者之事。以喻諸侯因韓侈詐偽。反能制之者衆矣。楚王聽之。

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考異〕 坊本侈並作朋。○寡人聞韓侈巧士也。鮑改侈為朋非。

舍之王勿據。王ノ計策ヲ止メテ。韓侈ニ恩ヲ施サザルナリ。欲獵者ハ獵ヲ多ク爲タモノ。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令力呈反。

下同。將子匠反。距拒同。○四國。秦齊韓魏也。見楚記。蓋四國分道而進。昭雎拒秦也。雎唯拒而不伐。故王欲擊之。桓臧為昭雎謂楚王

曰。雖戰勝秦。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

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

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

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敵。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

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為于偽反。惡烏路反。

罷音疲。○令天下利。謂令諸侯得利也。關君長曰。收猶止也。言可以少割地與秦。而止其戰伐之害也。

〔考異〕 諸本戰勝下無秦字。今從一本。二本無而以之以字。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偶耦同。○關君長曰。蓋渾與三人兩兩相耦也。恐謂

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圖之。

三人偶行四字錯簡。

四字疑他。策錯簡。

說始銳反。奕而竟反。○韓哀侯亡鄭有其地。故此鄭即謂韓也。奕弱也。宜陽。舊韓邑。時秦得之。圖之。謂謀應宜陽。此言強弱之應失宜也。蒲坂。平陽相

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

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蒲坂平陽魏二邑。安邑魏都也。二邑去安邑百里。而猶不知。况五百里乎。

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

郡也。邊邑甚利之。上也之也。猶乎也。主郡。謂新城公大說。乃為具

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

城為主郡。說音悅。乃為之為于偽反。乘繩證反。○楚縣尹稱公。

〔考異〕

坊本周下有二字。高本圖作圍。諸本則作故。今從劉本。章末楚王曾錢本無。奇後人疑三人之不可言偶。改三為二。而誤兩存之。遂致此誤耳。○鄭魏者楚之奕。國韓滅鄭而有之。故戰國之時。或稱韓為鄭。奕者奕之譌。奕弱也。○楚以弱新城圍。之圍當為圍。字之誤也。言新城弱矣。而楚以此禦宜陽之敵。不可。鮑改圍為圖。未是。○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反。阪之假借。蒲阪。平陽。皆魏邑。安邑。其國都。此引魏往事。以論楚來患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江南。泗上。地勢平衍。其險不足恃也。邊邑所恃。獨有新城耳。主宗也。楚王何不以新城為宗郡。以統傍郡。如此。則有以待敵。而邊邑甚便之。此與新城令言。故曰楚王鮑以楚字為衍非。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有謂有援也太子幾恐也爭國謂爭專國事鄭

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為干偽反

下為國同使所吏反子音與下同○矯託也託楚王命也新城陽人皆楚地名對曰臣矯予之以為國也臣為

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

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走而不死

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臣為開疑脫以字懸命於楚謂由楚懸繫國命言救亡之汲汲不暇不求地也倒冠猶倒屣也急遽之狀

楚王曰善乃不罪也韓襄王策亦有可併考

〔考異〕高本走作然坊本作幸今從韓策○韓公叔有齊魏有猶親無猶疏也也凡國策言有無皆倣此○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說始銳反予音與下

同令力呈反○取猶收也謂結和親五大夫楚爵也私行謂不以王命私自行也

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

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乘繩證反下同○收猶奪也無善之無與無父無君之無同謂不為也

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考異〕坊本且予作曰與高本是賞作得賞坊本無事成止行之十六字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

之相息亮反下同○按史記秦問甘茂在楚而請送之於秦楚王乃問之也王曰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

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

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

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

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開音問好呼報反

○苛煩細也苛廉者難事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味之難

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野江東江東之地楚

野江東江東之地楚

野江東江東之地楚

野江東江東之地楚

野江東江東之地楚

野江東江東之地楚

野江東江東之地楚

野江東江東之地楚

野江東江東之地楚

亂而楚治也。

召音邵。句古侯反。難乃且反。治直吏反。○句章越地名。昧疑越人名。或地名。察疑塞訛。史記作塞。江東江之東。言吳越之地盡為楚有也。

越亂以召滑亂也。

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

矣。鉅詎通言王何速忘前事乎。

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

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

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少詩照反。長丁丈反。被皮寄反。○鮑彪曰。秦相而曰王之相。蓋楚相之必右楚也。

【離題】大王、疑當作大國。

【考異】

諸本吾相間無欲字。今從一本。高本不知並作不如。坊本秦乎之乎作受。一本補召字。非。○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察覆審也。謂定其境。瀨疑賴。賴國近楚。後楚滅之。字或作厲。見于左傳。故史作厲門耳。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

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

約。相甘茂於魏。相息亮反。下同。為于僞反。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

為使也。使齊行人請魏相。甘茂是以齊為主也。故喜。魏氏不聽。

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留

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貿易也。欲易取其首言相讎之深也。

【考異】

劉本無下勁也之也字。高本無下齊王之王字。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以太子為質。昭雎謂景

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

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令力呈反。下同。質音致。恐丘勇反。下同。○言秦恐齊楚合。因二人而效地於楚。是翠出地

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使所吏反。○重賂重賂秦

也。使使者也。秦恐之秦。恐當作齊。言齊恐秦楚合。不求地而合於楚。則是若翠與齊約和也。

【考異】

諸本賂齊下無以字。今從一本。取齊之取。一本作收。下秦恐間。一本有齊字。蓋注字。謂秦當作齊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令力呈反。下同。○術視秦將。昭雎勝秦

於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必分公之兵。

秦恐ハ齊恐ノ誤。

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重直龍反。宛於袁反。○鼠爲宛。尹故曰宛。公乘秦謂乘勝伐秦。

請爲公令芊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僞反。

○戎楚人而貴於秦。

者兵全謂兵不分。高本芊作辛。

〔考異〕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敗必適反。爲于僞反。行下孟反。○挾王而攻其國不義也。故曰傷行。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背音佩。○三國蓋齊韓魏也。

頃襄王

凡七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

死父。懷王云云。

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質音致。隘乙革反。下同。予音與。爲身之爲于僞。反。○隘猶阻也。地所以爲身。謂爲身愛地也。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使所吏反。下除使守使人。餘皆同。乘繩證反。下同。朝直遙反。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反反國也。復羣臣復見羣臣也。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

無千乘之用。極言シタルナリ。

楚亦不能獨守ハ重複セリ、衍文ナラン。

請守之。去起呂反。○守之謂守東地。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索所自反。下同。○關君長曰：王身止不與十五字是子良之語。重出鯉既曰不可與也，不可更有此語焉。楚亦不能獨守，即本文重複，但負不義於天下一句，上下無見。似上文錯亂，宜移在不信下。乃獨守連臣請文義方順。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怫，猶同。怒色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關君長曰：且，姑且也。言其言必不愆。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

典守ノ典ハ主ト同シ。

願承下塵、案ズルニ下塵ハ齊ノ風下ノ塵ヲ承ケント云々、齊ト戰フコトヲ云ヒタルナリ、注非。

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皆用之者。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守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與死生謂固守東地，死生不易。五尺，自年十五以上者。言悉發老幼得三十餘萬，下塵猶下風也。言不敢抗衡。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矯，託也。謂託上命也。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夫音扶。○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恐丘勇反。○道言也。使子良言楚以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此記者之詞也。

〔考異〕

一本便作使齊令之令作今。諸本我國作戰國。今從一本。一本死生作生死。○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反王墳墓謂歸國葬。

懷王十六字一氣讀。鮑反字句。改王為主非也。○齊令使來求之。為之奈何。一本令作今。案下文皆云齊使來求地。不言令。則使讀如字。一本作今是也。○且與死生且將也。言將與東地死生。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栖謂懷王見劫客秦如鳥栖。別本作西。謂見劫西入秦。亦通。太子質於齊。故曰危。自齊歸楚。故曰南。懷王客死於秦。太子時未歸楚。曰歸曰南。皆豫度之言。

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言使太子得歸入楚也。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蘇子令人謂太子。以女阿之言。太子復請為蘇子所善。

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言使太子得歸入楚也。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蘇子令人謂太子。以女阿之言。太子復請為蘇子所善。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難乃且反。質音致。○鮑彪曰。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蓋破於此。

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隨猶繼也。謂繼太子歸而攻之。東國即東地也。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

【離離】太子入。當作太子人。

【考異】

坊本請下無善字。○鮑彪太子復請善於蘇子。女阿蓋楚人姓名。鮑本無善字。非。

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屈令

之令力呈反。下令屈令。羊同。屈九勿反。下同。敗必邁反。○關君長曰。凡曰東國者。五。惟於致齊則加新字。意新東國似非太子許齊之東國矣。動秦謂動秦救楚之兵也。恐謂新東國。蓋楚新得之地也。秦恐齊既得新東國。又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

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與子之與讀如為。○東國謂新東國也。或脫新字。諸侯在喪曰子。

【考異】

坊本攻下以下並無新字。一本惟攻下有新字。坊本而令作而今。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操七刀反。說始銳反。○中射亦作中射。射謝通。楚官名也。呂子去宥

篇。荆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曰。中謝蓋謂侍御之官。

〔考異〕

坊本問謁者下無謁者二字纂殺臣作殺之

齊以淖君之亂讎秦

淖君蓋淖齒然不可以君稱君當作齒亂下鮑彪補事字一本添讎字若齊事秦豈欲取之乎故從一本然以齒之

亂讎秦亦不通秦當作楚淖齒

楚將而殺閔王故齊讎楚也 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任

固之齊

令力呈反下同任音壬○取謂取交也故特也欲取齊而所以特使人之其讎國者下文所言是也

齊明謂楚王曰

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

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

資固於齊

示齊之有楚猶言示有楚於齊也言示齊以有楚之親為齊受固之資

齊見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

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

齊秦合非楚之利也 為于必受固矣聽涓謂聽受涓之辭

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

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

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

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扶謾慢同○涓之辭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反之

以薄齊之辭告齊令齊緩慢於固而不肯聽也

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

可得也

二國不合則交事楚故楚重矣即猶若也

高本此章齊策ニアリ。淖君ハ淖齒ノ誤。讎秦ハ讎楚ノ誤。

【離題】齊之有楚、之字恐衍文。

涓來之辭云々——涓ガ楚ニ來テ云フ話ト、齊アルマイカラ、楚デ云ウタ通リチ、楚カラ齊ニ告グルガ好イ、サウスレバ齊ガ涓ヲ用ヒナクナルカラ、齊秦ノ交ハ合ハナクナル。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

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

說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齊以淖君之亂秦姚

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

說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齊以淖君之亂秦姚

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

說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齊以淖君之亂秦姚

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

說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齊以淖君之亂秦姚

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

說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齊以淖君之亂秦姚

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

說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齊以淖君之亂秦姚

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

說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齊以淖君之亂秦姚

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

說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齊以淖君之亂秦姚

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

說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齊以淖君之亂秦姚

齊是此時齊讎秦非事秦姚

說也此章鮑改載楚策

〔考異〕

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齊以淖君之亂秦姚

【離題】流掠、謂流離而保守、拚疑當作淹。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夏戶雅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同。輦從謂二人與王同輦而從。四人皆楚寵幸臣也。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祆祥乎。悖亂也。言也。祆祥。災異之兆也。言為祆祥之言以惑人也。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祆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畱以觀之。卒子律反。○莊辛去之趙。畱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掠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關君長曰。鄭玄注。表記云。拚猶困迫也。言王流轉而困迫於城陽也。騶。廐御也。徵。召也。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牢。閑養之圈也。以喻

王懲而忘後。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患猶未為遲。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數色主反。○言猶可以有為。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音扶下

同。○與及也。飴米蘖所煎，調之使膠於絲，擊而拈其翼，八尺曰仞。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柄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彈徒案反。○因，因襲也。囓，啄也。以其類為招，謂以其類招誘之，所謂鳥媒也。調乎酸醎，謂以為饌。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鱗鯉，仰嚙陵衡，以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

將加ノ將字衍。

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礪礪，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落盧同衡，衛通。落，博禾反。盧，茲同。繳，音灼。被，皮寄反。礪，劉通。古，衛反。抔，阻草。泛言也。未詳孰是。落，弋射石鏃。盧，黑弓也。矰，弋射矢。繳，生絲繫矢而射者也。將，加也。將字疑衍。礪，利也。礪與落同。折，清風而抔，言從風曲折而墜也。鼎，大鼎也。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見賢遍反。○陂，澤障也。茹，溪，巫山之溪。湘水名也。子發，楚將也。見之言繫。

蔡侯而見之於楚王也。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

塞之外。

飯扶晚反。塞先代反。○封祿蓋倉名。以封藏穀祿名也。方府府名。猶長府。以形名也。蓋言二者以充軍國之用。而王供之修費也。填塞也。言取其地而塞之。使楚不得通諸侯也。由秦言之。故曰內外。

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封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長曰新序與舉。淮北之地。疑與當作舉。

與ノ舉ノ誤。

〔考異〕

坊本城陽作成陽。一本蛤作蛭。坊本食也。下無夫。蜻蛉其小者也。七字。諸本無。夫黃之黃字。今從一本。高本鱗作鱗。坊本磴作對。一本無游乎調乎之乎字。高本靈侯作聖侯。諸本溪流開無之字。今從一本。高本靈侯作宣王。一本無己以字。夫蔡之夫字。乃以之字。諸本授之下。無封之二字。今從曾本。坊本無章末也。字。○調鉛膠絲。加己乎四切之上。鑄鉛為小丸。繫之絲兩頭。又膠其絲。投之空中。蜻蛉以為蚊虻之屬。來將啄之。身與絲相觸。則兩丸激轉。以纏繞之。故云加己乎四切之上也。若徒調鉛膠絲。不能投之於四切之上。即能投之。何以能加乎。蜻蛉哉。鮑改鉛為鉛。謬甚。又案中。人展開兩手。長八尺。謂之尋。故凡度短長。用尋字。上下兩手。長七尺。謂之仞。故凡度高深。用仞字。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也。王肅云。仞八尺。而後儒或循用之。夫尋仞同尺。考工記。豈特以廣深異其字哉。可謂妄矣。○以其類為招。招鳥媒也。蓋羈其足。使之不得飛去。以招其類。故名招耳。○俯囑鱗鯉。鱗當為鱗。字之誤也。玉篇。鱗音盛。魚也。鮑改為鱗。形聲俱遠。○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葦。盧治其緇。繳葦蓋葦之或體。葦蒲通。蒲箭幹也。宣十二年左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盧茲通茲黑也。箭言其材。弓言其色。故云修其葦。盧也。緇贈之假借。○彼磴磴。彼鮑作被。是也。形相涉而誤。磴集韻。音藍。玉名。凡从玉之字。古或从石。則磴蓋磴之。或體。安得以今字書。不收。輒廢古文哉。鮑改磴為對。訓利。不知

磴無所須利也。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

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

所營者。水至皆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

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植音值。女音汝。焉於虔反。令力呈反。○表

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離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

用反。○知衆之服從。而攻其所必救者也。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

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恠之。以

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騎奇寄反。見賢遍反。使所吏反。○魏齊軍

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考異〕

坊本共攻作共伐。至皆作皆至。下滅表。開有其字。一本暮以之。以作則。坊本燭。下無見字。○所營者。水皆滅表。鮑本表上行其字。改載楚策。○書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見示也。欲使齊疑。故以車騎與燭。示通使於魏也。

考烈王 凡九章

不勝不如勝又知
カザルナリ、重言セル
ナリ。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
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修行
下孟反○得爲益謂得祿位大義善業也
即下文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是也
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
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
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賁音奔衣於既反相息亮反乘繩證
反難乃旦反○賁孟賁諸專諸皆勇
士也褐毛布也言苟有勇美之實則雖微物而猶足以成其名矣今
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功業宜成而不成者以無衆士之佐故也
夫臯基之所
以能爲者以散基佐之也夫一臯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
夫音符散悉但反下同○基臯名六博得臯者勝能爲謂勝也散基衆基也不勝不如言不
勝如也韓子其謳不勝如癸美言臯基之所以勝者以衆基佐之也一臯而無衆基之佐則
不能勝矣是一臯之不勝如五散亦明白矣以喻萬乘之
相亦無衆士之佐則不能成功業矣一相之不勝如衆士
而令臣等爲散乎令力星反○
言宜用己也。

〔考異〕

坊本且作睢一本無臯基之基字坊本能爲作爲能高木不勝不如作不如
不勝劉本無不如二字○〔補註〕夫臯基之所以能爲者以散基佐之也能爲

百里之勢ハ百里ノ地ヲ
與ヘテ勢ヲ借スコト。

〔難題〕大臣主斷國、國
疑行文、公則主斷、私
則誅禁、是兩事作對。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
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
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說始銳反下同藉在夜反○孫子荀
卿也避漢宣帝諱也時爲蘭陵令故
曰藉之以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
百里勢
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
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夏戶雅反王
于況反夫音
同扶下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
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癘癩同爲于僞反○言
癘雖惡疾愈於劫弑夫人主
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
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少詩照反斷丁亂反長丁
丈反適嫡同○穆文熙曰

能有爲也猶言成功鮑改作爲能是讀能爲才能之能非也○夫一臯之
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劉本無不如二字是也鮑本作不勝不如亦非

冠纓ハ冠ノ紐ナリ。

君黨ノ君字衍。

〔腫〕胞疾、疑當作
抱疾。
胞疾ハ疔瘍ノ誤。
而機ノ而字衍。

大臣專斷於國其跡若爲公家其私心則恐人發己陰奸
 被誅而以是禁之猶言假濟私也愚謂不義謂不宜立者
 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
 立也竟境同殺音弑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
 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
 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射食亦反下同中丁
 仲反○君字恐衍自亦於廟言
 還廟自殺也事在襄二十五年
 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
 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
 李兌之事見趙策
 淖齒之事見齊策
 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
 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
 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關君長曰胞胎衣無
 所取義疑抱字訛抱亦腫疾也愚按韓子作癰腫疔瘍周禮天官醫師疔瘍者造焉注云疔
 頭瘍亦謂禿也身傷曰瘍胞疾疑疔瘍訛而字恐衍吳師道曰其言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
 適而立不義遠引楚圍崔杼
 近述李兌淖齒劇切春申甚
 因爲賦曰以下即他詩末章蓋荀卿既爲書謝春申因爲賦以自述其意也非遺春申焉

春秋ノ二字衍。

寶珍隨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
 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
 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寶珍猶言珍玩也言以隨珠爲珍玩而不知佩也禕衣王后畫雉衣絲縹衣祭服也詩曰
縹衣其紕皆衣之貴者異謂異於他衣也荀子作襜布與錦是一美一惡似義長按高本衣
作布疑禕絲縹錦之訛閭姝子奢皆古之美女也莫知媒言無人爲之媒也嫫母古之醜婦
也曷何也呼天而訴曰我何可與惑亂反易之人相同乎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瘵病也關君長曰
借言春申甚威可以無犯其怒而自取病也愚謂既爲賦以述意又引詩以自戒也
 〔考異〕坊本里下有之字一本長作良坊本攻莊公下更有莊公二字荀子寶珍隨
 珠作琄玉瑤珠兮皆作也姝作嫩莫知媒作莫之媒求之作刁父又甚喜之
 作是之喜警作盲以是爲非作以危爲安惟作維○關曰臣竊以爲不便於君如何
 便字句於君如何言於君意以爲如何也○私以禁誅於己也言大臣自私自不
 欲則禁之己所憎則誅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莊公
 句崔杼不許則請與分國者爲莊公可知故不復言莊公鮑木墨莊公二字非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吳師道曰春秋二字
 恐因下文衍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思危
 慮安者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

公孫鞅ハ商君ナリ。

冉子ハ穰侯魏冉ナリ太
后ノ弟ナルヲ以テ親姻
ト云フ。

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
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
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爲主之爲于僞今燕之罪大
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
之一時也。踐剪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軍
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
到魏而使所以信之。令力呈反。○可猶聽也。以爲也。言使魏信其所爲也。迺謂魏王曰。夫楚
亦强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夫音扶下同。○乃難辭也。公羊傳乃者何難也。魏王曰。鄉
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鄉許亮反。○鄉猶前。今猶後也。
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
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
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强

魏也。其於王孰便也。勝音升。○鈞三十斤也。鬪君長曰。魏王以下。錯出懷王首章而意義不貫。宜以此爲正。

〔考異〕

高本楚王下有之字。坊本怒作怨。
高本今謂作今爲是。强作見强。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
也。從子容反。朝直遙反。夫因誦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
少爲多。智者官之。夫音扶下同。信音伸。○奮患言奮起於患難中而有成功也。義之言勇者以二者爲己義而爲之也。攝收也。官猶任也。言

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夫音扶下同。信音伸。○奮患言奮起於患難中而有成功也。義之言勇者以二者爲己義而爲之也。攝收也。官猶任也。言

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
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艾音刈。橫戶孟反。○偏猶專也。載成也。言有禍則

夫秦損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
而擯秦也。

嗚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

誦ハ風ナリ。
信ハ伸ナリ。

絶命ハ天命ヲ棄絶スル
ナリ。

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關君長曰。嗟。疑作濫。濫。溢也。蓋言溢口言得利之機。百姓通百官士也。牟奪也。蓋言橫人飾說以奪。

人之志也。愚謂嗟。濫古或通用。公舉而私取。謂公為天下舉措而私為己取。利言諸侯不知橫人欺己。聽受其說。而制命於秦。是以國權輕而積禍重也。

〔考異〕

載一本作戴。○舊患有成。舊久也。久處患難也。鮑本作奮。○攝禍為福。裁少為多。知者官之攝讀如攝酒之攝。謂整頓之官事也。智者以此為事。○

〔墨墨之化〕墨墨不明貌。言人不見其跡而下已化之矣。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

將臨武君。從子容反。將。子匠反。下同。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

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

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

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

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少詩照反。好呼報反。為于偽反。○虛發。謂直鳴弦而不注矢。庶子曰孽。取易驚之義也。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蓋此鳥嘗傷箭。而憂危易驚。若孽子也。故曰孽也。王

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

孽。手負ノ意。

為秦孽ハ敗軍ノ將ハ用
フベカラザルチ云フ。

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去起呂反。○息。謂肉生。言聞弦音而驚。欲避矢而遠引。高飛以故瘡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嘗為秦所敗。驚。心未去故爾。

〔考異〕

坊本為王作為君。纂無以虛之以字。高本鳴悲作悲鳴。坊本聞弦下有者字。引作烈。○鮑作去。不言元作至。則此本誤也。息猶治也。至鮑作去。不言元作至。則此本誤也。耳音字句。引引身也。音引。鮑本作者音烈。非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閒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

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閒音閑。卒子律反。說音悅。復扶又反。

○息休也。大息。蓋謝遣之詞。汗明愷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

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

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

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

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

齒至ハ老ノ意。太行ハ山ノ名。負棘ハ負轅ノ誤、轅ヲ負ヘルママ進マザルヲ云フ。【離題】鬪漬之膚而服、騎衛所觸、如負棘、痛不可忍。紵衣ハ麻衣ナリ、馬ノ苦ヲ救ハン爲ニ、自分ノ麻衣ヲ馬ニ衣セタルコト。聲ハ行文。

賢於舜也。爲于僞反下同。夫音扶。下同。○懣感也。固陋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直略反。○門吏門下之吏。著者書其名字於賓客之籍也。汗明日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上時掌反。行戶剛反。樂音洛。○關君長曰。至猶長也。易繫辭。服牛疏云。服用其牛。服之義。與此同。非服驂之服。申舒也。蓋蹄舒無力也。折蓋謂躓而屈膝。恐非折損。湛重也。蓋尾重而垂也。附。附臍也。潰亂也。勞力故然。漉。漉汗猶流汗也。窮力致勞。則汗爲白沫也。中阪。謂半於阪也。左傳杜注。遷延。却退也。索隱引策。改棘作轅。果然謂人扶負其轅也。或云。負棘似爲畏縮之義。愚謂太行山名。所謂羊腸之險也。附。臍潰亂未安。疑附臍當作胸。喘。漢書王褒傳。胸膈汗是也。負棘未詳。姑存二說。幕覆也。噴。鼓鼻也。石聲之聲。吳師道以爲衍。是矣。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阨於州部。謂阨窮於州閭部伍也。韓子州部之吏。操官兵堀穴。賤者之居。主術訓民。無堀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湔洗也。祓除也。謂湔洗汗辱。祓除不祥也。吳師道曰。疑明嘗困於梁者。

〔考異〕

諸本開作問。今從一本。坊本懣作盛。高本且作時。坊本中作外。高本棘下無而字。坊本僕下無也字。○鬪。鬪。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客籍。以五日一見之命也。必使門吏著之者。以掌其出入也。○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鮑本中作外。轅作棘。皆非。○君獨無意湔祓僕也。鮑本拔作祓。非也。猶乎也。

女弟ハ妹。其不宜子ハ考烈王ニ子ノ出来ヌコト。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卒子律反。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關君長曰。持如於持之。持言。心持女弟之色美。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使所吏反。○故失之。故特失期者。欲以起春申君之問也。問狀。問失期之狀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聘。謂聘幣。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閒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卽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

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開音闕說始銳反。相息亮反。下同。○賴天謂賴天寵靈。楚國封謂楚國四境之內。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謹舍謂別為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語泄而益驕。謂春申泄太子為己子而益驕。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處昌呂反。○無妄史記作無望。蓋通用。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

春申君語泄。李園於春申君二告。皆大語。

本議ハ案ズルニ、史記ニ本議云々ノ七字ナシ、本議ハ大議ト同シ、國家ノ根本トナルベキ廟議ヲ云フ、注非。

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不即之不與否同。○代立當國謂攝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將子匠反。斷丁亂反。○不治國謂非國相。本議。朱英所為春申議。即上文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是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為于偽反。○先仕臣為郎中。謂先王未卒。使英仕王為郎中。剗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復扶又反。○軟柔也。朱英恐。乃亡去。恐丘勇反。○恐禍及身也。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

止於ノ止字衍。

止棘ノ止ハ至ノ誤。

癢ハ癢ナリ。

所循ノ循ハ脩ノ誤。
列子御寇ハ列子ナリ

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刺七亦反。

○上止字疑衍。下止字疑至訛。棘戟通。棘門蓋宮門以戟守者。與周禮掌舍棘門以戟爲門者異。或曰。止棘門名。止於倒置。按下文及史記皆無止字。則或說似未是。姑存之以廣異聞。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

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

族。而呂不韋廢。按史記呂不韋進嫪毐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太后謀曰。王卽於章末。並叙嫪毐之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奚異楚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倫紀贖亂其不永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乖戾併於一時也。歟。穆文熙曰。李園蓋聞呂不韋之風而興起者也。

〔考異〕 諸本久作又。今從曾本。一本無園乃之乃。知其之其字。坊本無其故之故字。一本無奈字。封盡之盡字。國實下有如字。諸本治國下無而字。今從錢劉本。本言也。作言已。

〔考異〕

一本本作主高。一本無奈字。封盡之盡字。國實下有如字。諸本治國下無而字。今從錢劉本。本言也。作言已。

史疾爲韓使。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園寇之言。爲于僞反。使所吏。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反。○循疑當作脩。

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何。頃閒有鵠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鵠。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位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爲鳥。鵠不爲鵠也。

任音壬。勝音升。○關君長曰。頃閒猶言少頃也。也。任。保任也。言任人爲官。若范雎。唯任鄭安平。

〔考異〕

坊本此鳥作之一字。鵠謂閒無曰字。○關。請問楚人謂此鳥何。鮑本此鳥作之。改載楚策案。鵠始止於屋。當言此鳥與楚王答語自別。楚人服史疾之言。雖在楚言之。其重在韓。高本編之韓策是也。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

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加被也。此爲繳射。故不訓中。歸疑

作。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鷓。小。矢。之

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

此也。

頃音傾。下同。射食亦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大同。稱尺證反。○司馬貞曰。騏。小雁也。鷓。小鳥名。廣雅云。鷓。鷓也。羅。諸家無解。蓋亦小鳥名。道言也。稱量也。昔

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

歸鴈ハ鴈ノ誤。
繳ハ矢ノ一種ナリ、矢ノ管ニ長キ細ナ著ケ、細ノ先ニ小石ヲ著ケ、ハ細ノ通例ノモノヨリ細キコト、矢ガ鳥ニ中タルハヅミニ、紐ガ鳥ヲ卷クヤウニシテ、飛ビ去ルヲ防ギタルナリ。弋ハ繳ヲ以テ射ルチセト云フ。

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鷲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費音秘○司馬貞曰小鳥有青首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樂音洛下同○秦魏以下十二國以比鳥故曰六雙囊載謂盛囊載車而致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屬音燭還胡慣反下同與音預斷音短飲於鳩反○還繞也越墜也膺胸前也蓋鄰當大梁前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噶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

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從子容反下同會古外反稽音鷄○落見前司馬貞曰噶鳥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三國齊趙燕也關君長曰布砥喻鳥之不能飛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夫音扶下同盡津忍反○所謂不足射者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鄢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屈渠勿反復扶又反下同塞先代反勞力報反○秦雖破韓而不能有之徒頓兵罷士故曰為長憂顧反也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砥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處昌呂反○擊當作繫謂韓魏當秦之前招前策以其類為招之招也鳥媒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

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乘繩證反。○白公子胥之事已見。關君長曰。詩云。踊躍用兵。踊跳也。躍疾跳也。皆奮勇之貌。愚謂中野。中國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使所吏反。

〔考異〕

此章亦非策之舊矣。說見秦策。布舊作市。激舊作擊。今依史記正焉。

凡五十八章

戰國策正解卷五終

戰國策正解卷六上

趙上

襄子

凡四章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行戶剛反。數色主反。○范吉射中行寅亦皆晉卿也。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狂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夫音扶。下同。好呼報反。鄉許亮反。難乃旦反。使者之使所吏反。下三使同。說音悅。下伯說同。○鷙復謂殘忍。剛復也。狂習也。謂習得地於韓也。致送至也。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

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錯七路反。○自強謂自恃。其強而使彼怒也。錯置也。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疏疎通與。焉之與音預。○循依也。謂澤依安于之治。餘猶遺也。君曰：諾。乃使延陵生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將子匠反。下將卒同。騎奇寄反。從才用反。行下孟反。○君謂襄子。案驗也。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廡之有楛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之勁不能過也。廡，廡同。籥，籥同。○楛似荆而赤莖。中矢幹。籥，籥。美竹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

【離題】三年似太久，史不三歲餘。

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質，質通。礎也。說林訓注。礎，柱下石。礎。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處，昌呂反。○舒，舒開也。謂遠圍而不迫于城。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下，遐嫁反。知音智。復扶又反。下同。○釋舍也。此計謂以城下之計。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蠱中而小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蠱中，言中心蠱暴。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

「雖題」夜遣者、畏人知也。與之期曰夜云々、案ズルニ曰ハ日ノ誤、之ト日ナ期シ、夜晉陽ニ入フシメタルナリ、注非ハ車ノ長柄ナリ、俗ニ云フ掛棒ノコト。

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期夜言期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朝直遙反過音戈下同○鮑彪曰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許元曰志矜而行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高喜於說行言親與二主約二主必不我欺也智過出見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言親與二主約二主必不我欺也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說始背音佩令力呈反○許應元曰色動而意變愛其情露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著直略反○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蔑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

今暮不擊云々ハ夜襲ノ計ハ此ノ時ニ決ス此ノ以前ニ夜襲ノ約ハナキナリ夜期ハ期夜ト同ズ倒語ナリ

其所欲矣鮑彪曰二諛者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得三分之一而又以封二子者故曰吾所得者少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更音庚下同不見之見賢通反○知智氏必亡更姓以避禍也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因過更姓而去感悟以先擊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期方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敗必邁反○翼而擊之謂左右夾擊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厭音嬰盡津忍反○此記者之詞

〔考異〕

諸本復作復今從劉本高本桓並作宣纂蔡作蘭魏策狼作梁坊本無因陰之因坊本構作苦庸之下無有構二字一本苦作苦高本已定已具之已並作以坊本期曰作期日一本過作果坊本拔下無之字曰夜作日夜○圖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

陽吳師道云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王當作生是也鮑作君蓋隱改耳○行城郭案府庫案驗府庫虛實○皆以荻蒿苦楚腐之○苦當作苦苦即楛之假借楛似荆而赤莖似著書曰惟箇籜楛傳云中矢幹楚荆也四物皆可以爲箭幹○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質讀爲櫃置銅於礎上以承柱如櫃承物然故謂之柱質耳鮑解質爲礎則人皆見之何必待趙孟談而後知之物徂徠以爲柱心則亦不可得而發皆非也○因舒軍而圍之退軍與城展開故云舒軍舒展也○糧食匱城力盡城中力盡也鮑改城爲財未是○二君即與趙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曰字不可通鮑本作日下同是也必言日夜者言是日既夜也若徒言夜不知何日之夜故言日夜耳

城下ノ下字衍

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沈者三板謂決水之

白龜生龜、ウスカマトノ中ニ蛙ノワクコト

晉水而灌之下字恐衍史記作城不浸板高二尺邲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邲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龜生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夫音扶下同難乃且反下同降戶江反如而通用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邲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

解ハ解ト同シ

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背音佩爲

趙爲君之爲于僞反解音懈離力智反○鮑彪曰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邲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鮑彪曰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屈也邲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使所更反

〔考異〕坊本疵作庇下作之夫從之夫作矣之兵作之君一本今約下無勝趙二字高本作矣連上喜作憲二家作三家坊本趨作趨俗趨字○〔補〕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鮑本夫爲句非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令力呈反相息亮反上時掌反○上五百疑當作阡陌下五百當作五百蓋阡陌舊作千百劉向所謂半字也傳寫誤依下千作五依上伯作百也廣封

五百ハ阡陌ノ誤。國地君之御ノ國地君トハ簡子ガ君ヲザル時ノ稱、御ハ治ト同シ政治ノ法ヲ書キタル書五百之ハ五百之ノ誤。

疆發阡陌。即商君傳所謂開阡陌封疆也。豈孟談先商鞅而為此歟。簡下疑脫子或主字。簡子襄子父也。塗道也。蓋謂簡子治國家之道。鮑彪曰。國地猶武安之類。簡君長曰。前猶先也。蓋簡子未為諸侯。故稱國地君也。未知孰是。御治也。即治國家之道。與上塗互言也。致天下謂使天下來至也。約與諸侯盟約也。下二句。即盟約之詞。列侯謂如薛侯應侯者。近大夫親近大夫也。謂居內為政者。蓋二者挾權勢。特功勢。易以制主。故諸侯不以爲相及近大夫也。

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去起居反。下去權同。○離衆謂使衆離也。是孟談欲以循簡子之御也。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音任

壬○恨。恨舍己而去也。集成也。乎猶也。說苑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

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關君長曰。古今天下之所美皆同。未有臣主權均之美也。愴心傷去而有。謂愴傷也。言君若弗以前事圖後事。則臣力不足。強解說。雖決去之色。

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僂戮同。○襄子疑當移對曰上。關君長曰。晉陽難後賞功。刑罪謂之政。孟談問不爲使用者。襄子對以刑戮處死。張

襄子下文對曰ノ上ニ入ル。案ズルニ、此ノ文ハ錯置ナシ、襄子ハ張孟談ヲ留ムルコトヲ三日考ヘテ、下文晉陽云々ヲ以テ孟談ニ問ヒ、君命ヲ以テ強イテ之ヲ留メントシタルナリ、孟談ハ一較ノ人ニ就イ

テ、君命ヲ用ヒザルモノハ死認セヨト答ヘ、更ニ自分ダケハ、功ガアルカラ、其ノ意ニ任カセテ、去ラシメヨト云ヘルナリ、注非

負親ハ負郭ノ誤、城外ノ地

復來ノ二字衍文。諸侯ノ侯下ニ與字ヲ脫ス、三國ガ智伯ヲ滅シ其地ヲ分ツトキ、趙氏ノ取ル所十城多カリシカバ、今齊燕ト之ヲ取ラシコトヲハカルナリ

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左司馬蓋孟談自指也。使與不使反。行去也。言不使者。以罪被僂。其使者。宜以勞受賞。然則許其欲去。亦賞之之類已。君曰。子從事。乃許之。鮑彪曰。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行下孟反。○謂安於厚行也。安於名。即捐功名也。確哲夫曰。負親恐負郭。依下負親誤。或然。此記者之贊詞。下一句美襄子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燕烏賢反。下國名皆倣之。不復音。○負親謂背約親。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爲之奈何。確

夫關君長皆云。復來二字衍文。愚謂今下疑脫與字。言趙分智氏之地。多與韓魏。而今與齊燕共謀伐趙。

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御。御車也。舍於廟。示尊顯也。關

君長曰。按竹書紀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蓋吏大夫。趙官名。此言示於授官孟談。令爲國政也。

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長丁丈反。少詩照反。○鮑彪曰。談趙之謀臣。而

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爲厚趙也。陸深曰。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食。孟談一出。而四國阻謀。國不可以無士。如是夫。

〔考異〕

坊本廣作廟。五百並作五霸。捐作損。燕作楚。○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也。發舉也。百伯通。舉五伯之道。以告襄子。○約兩主勢。能制臣。兩通。備整筋也。言與天下相約。整筋主勢。令之能制臣。鮑本無兩字。約訓自斷之辭。未是。○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言天下古今之美。所為皆同。將言不美。故先言其美。○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臣主之權均之。能為美事。考之成事。往古未嘗有之也。然則臣權之不可重明矣。○張孟談便厚。以便名。便猶利也。身居厚重。以自便。厚重則名從而興。故又以此名自便也。此述其意。納地以下。乃其事也。○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執謀我。多字句。來字句。執古熟字。熟爛也。熟爛謀之。謂深謀之。言昔分知氏之地。趙氏則多於韓魏二家。其後十城復來。屬趙。是以今諸侯深謀我。為之將如何。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

之。行戶剛反。下同。說音悅。下同。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

為飲器。將疑漆訛。史記作漆飲器。酒器。呂子作以為觴是也。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

宮塗廁。欲以刺襄子。士為女為之為于偽反。下為智為報。為。先為故自為皆為同。刺七亦友。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杆。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杆

作杆。杆。朽古通用。塗。墁器也。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

將ハ漆ノ誤。
飲器ハ酒盃ヲ云フ。

心動ハムナサワギ、動
杆ナリ。
刃其杆ノ杆ハ朽ノ誤、
コテナリ、コテニ刃ヲ
附ケシナリ。

自刑ハ自ラ宮刑ヲ施シ
テ、鬚眉ヲ去ルナリ。
不識ハ記憶シナイコト。

子之道ハ子ガ執ル所ノ
方法。

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卒子律反。○林西仲曰。無所為而為之。是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本領。非賢人不能。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

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

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厲。癩通。去起。呂反。○漆身。見秦策。患癩者鬚眉皆脫。故爾。吞炭。自敗音聲。如啞。非謂瘡病。其友

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

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

易。而功必成。近。附近之近。易以政反。下同。○徐孚遠曰。不得先言襄子。此後人追書語也。豫讓乃笑而應之。曰。

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

吾所以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

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

臣懷二心者。夫音扶。質。贊通。下同。○無此。猶言無如此也。魏策。彼翟子之所惡於國。無公矣。非從易。謂非易從之。林西仲曰。一心委質。一心求弒。是二心也。

陳子龍曰。豫讓明知不能殺襄子。特欲存己之志耳。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

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數色主反。○當出，猶將出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注云：當事，將有事而未至。林西仲曰：深，即不報不已之意。

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國士，名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舍音赦。下同。○林西仲曰：不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也。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故固通。○關君長曰：望，責望。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伏

環之ハ取リ圍ムコト。

布腹心ハ思フママナリ申シ陳ベマスノ意。日而ハ日ノ誤。

劍而死。使者之使所吏反呼火。故反。○曰而恐倒置。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讓

〔考異〕

已之已並作以呼天擊之。錢本無擊天二字。劉本作呼天而擊之。姚宏曰：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圖其扞，扞當為朽字之誤也。朽，哀都切。所以塗也。本以木為之，讓欲以刺襄子，故施刃於其端也。○大亂君臣之義，無此矣。無此言無此道也。鮑本義下衍者字。○凡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謂當為以聲之誤也。○豫讓伏所當過橋下，鮑本作伏以過橋下，非。○嗟乎！豫子，豫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襄子深歎讓忠，故曰：嗟乎！豫子，下乃告讓之辭。故再言豫子，鮑本不疊豫子，非也。

烈侯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知許之，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罷音疲。○勸疑當作歡。宋

大勸ハ大歡ノ誤。

策亦有許救甚勸之語。韓子皆作歡言與使者歡也。

〔考異〕 知趙之趙高本作矣。劉本無。○謂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也必輟兵不伐故不如陽示不得已而借魏道也。

肅侯 凡二章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慕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效忠。從子容反。下除國從餘皆同。說始銳反。卿相之相息亮反。下將相同行。下孟反。盡津忍反。○秦傳曰：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言以奉陽妬客，故王不得任客以事。是以疎外賓客。鮑彪曰：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徐孚遠曰：奉陽君專國時，肅侯必內不善也，故以此爲說端。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爲大之爲于僞反。下爲大皆同。○庸用也。有爲謂攻伐。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

布衣之士ハ布衣ヲ著ケタル人ト云フ事デ、多クノ士ノ義。

捐館舍ハ家ヲ棄テルト云フコト、人ノ死ヲ諱ンデ言フナリ。

有得失不可不擇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兩敵謂齊秦皆爲趙敵。倚倚賴也。是皆擇交不得之患。故夫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

故固通。夫音扶。下除三夫蓋皆同。斷音短。○苦猶病也。言常病謀代之辭出於口。人開之而斷絕其交。謀貴密之意。蓋秦欲陳合從攢秦之事。恐言泄而橫人敗之。故先言之如是。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屏必井反。下同。○屏左右者，恐言泄也。白明也。言明言交之利害，所以如陰陽之異。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心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封地謂可封貴戚兄弟之地。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

將子匠反。下同。○實即上文種裘之類。是也。放殺謂湯放桀武王殺紂。以上言交得之利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與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

海隅ハ海岸ノコト。雲夢ハ大澤ノ名。

垂拱ハ何事モセズシテノ意、垂ハ衣裳ヲ垂レルコト、拱ハ手ヲ組ミ合ハスコト。

動ハ動搖ノ意。

銷鑠、銷ハキユルコト、鏖ハトケルコト。

限ハ限界ナリ要害トナル者ナキナ云フ。蠶食ハ蠶ガ桑ノ葉ヲ食フ如ク追々取リテ行クコト。

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援于秦反。○割效皆謂以地與秦。上郡趙地。絶謂道路絶。

不通謂道路不通。上郡無援。謂趙孤立。三策。上郡絶一也。道不通一也。無援一也。

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朝直遙反。番音婆。○軹道秦地。南陽韓地。入朝謂入朝於秦。以上言交不得之害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數色主反。乘繩證反。下同。騎奇寄反。○言燕可以爲我北蔽而不足畏。此言趙強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害忌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

三夫之分トハ農夫三人分ノ地ヲ云フ。

【難題】機節、史無三節字、疑衍。

臺榭、土石ヲ高ク積ミ、遠望ノ用ニ供スルヲ臺ト云フ、榭ハ臺ノ樹木アル者。

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中丁仲反。○以上言韓魏不可不交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分符。問反。王子況反。○一夫受田百畝。三夫之分。謂三百畝之田。八寸曰咫。聚村落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也。度待。洛反。見賢遍反。○機樞機節。節度也。以上言二帝三王如彼。趙國強大。宜不掩於衆言而斷決也。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并音併。○徐孚遠曰。秦地大而人少。故兩者相較。有倍半之差也。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以上言從之利。即擇交而得者。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

軒轅ハ軒縣ノ誤、軒縣ハ樂器ヲ三面ニ陳列スルヲ云フ。長庭ハ長姣ノ誤、スラリトシテ顔ノ美ナル婦人ナリ。

流言云々ハ流言及ビ朋黨ヲ爲シテ、主ヲ欺ク者ヲ用ヒザルコトナリ。述ハ足述、門ハ黨人ノ出入スル門ト云フコトナレド、其ノ人又ハ其ノ仲間ヲ云フナリ。

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和戶臥反。卒猝。

同不與之與音豫。恐丘勇反。獨惕通。臺有木曰榭。顧炎武曰。軒轅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愚謂史記庭作姣。可從。美好曰姣。不與其憂。言橫人不與君同憂。恐獨相恐脅也。此言橫之害。即擇交不得者。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

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去起呂反。塞先北反。下同。○償棄。畔反也。

此以下言從之利。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

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

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

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

如是。則霸業成矣。令力呈反。質音致。背音佩。橫償通。○通質猶交質也。刑殺也。趙王曰。寡人年少。莅

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

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少詩照反。純徒本反。○關君長曰。飾蓋謂陳設也。言陳設四物於庭。以資蘇子約諸侯也。純。束也。

〔考異〕

錢劉本去得行之行字。坊本無料其之其字。錢劉本去能支之能字。坊本入臣下無韓

魏臣三字。立作而一本無料其之其字。錢劉本去能支之能字。坊本入臣下無韓高本無榭字。坊本聽竿下有笙琴二字。明主尊主之主並作王。擯秦上有償字。○

〔臣故敢獻其愚效愚忠。鮑本作臣故敢進其愚忠。獻字是也。愚效二字。當定爲衍文。○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言若左右有主。張橫人之言者。乃屏之曰。衆人之

言所以異。獨陰陽而已矣。慎勿與之辨也。○趙地方二千里。鮑本作三千里。非也。史亦作二。○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一本無其字。是也。○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

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胷中矣。一本無節字。是也。○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一本無見破於秦四字。案下文云。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則有四字爲長。○與秦成則高臺美

宮室。聽竿笙之音。鮑據史。臺下補榭字。兩通。竿下有笙琴二字。案此二字史亦無。○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軒大夫之車。軒轅猶言軒車。鮑引天文志。以軒轅爲美人

純ハ一東ナリ。

趙怒必於其已邑以下ハ
二卷下ノ秦攻趙章ノ注
ナリ、補正ハ高本ニ據
ルヲ以テ此章ニ連ヌ、
今姑ク原本ニ從フ。

〔難題〕一蓋、蓋謂木上
枝葉翁鬱如車蓋者。
一蓋ハ不詳、枝ノ廣ガ
ツテ居ルコトナランカ
繩墨云々ハ大工ガ墨繩
ヲ物指チ持チテ、我ナ
キリニ來ルデアラウト
ノ意。
吾事也ハ刻鏤ハ吾ガ受
クベキ當然ノ事ナリト
ノ意。
〔難題〕鐵鉛、鉛從金從
舌是金而舌形者、說文
舌聲、宜從、蓋音活、
鉛者維之博身銳末、狀
如鐵針、即是舌形矣、
故活爲當、若夫活音、
混於鉛也、今工器有
如鐵者、俗呼爲鐵鉛、
亦是類也、鉛字不可用。

所居美人居王宮之後。下句後有長庭是也。長庭即永巷。○六國從親以償畔秦。償擯
通斥也。畔離也。○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
長利也。四輪者四方平易。皆通車輪。可險可守也。言趙衰弱。雖怒敵國。不能出兵以伐
之。必於其已邑而已。其弱如此。趙固僅存哉。然而其國平易。四方通車輪。易得而難守。
故雖得其都。非國之長利也。鮑倒趙怒。解爲秦怒。趙謬甚。○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
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殺塞之上。富當爲逼聲之誤也。殺秦地。爲齊兵困於殺塞
之上。爲秦可知。故爲齊上不言秦。鮑富作破。爲上補秦字。塞作函。皆非。○不識三國之
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鮑本作亡。是也。亡無也。無其猶言無乃。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
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
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
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鉛然。爲于僞反。使所吏反。下同。長丁丈反。夫音扶。
鉛。正字通。凡器兩頭交合。用鐵片鋼之。或轉角處。鐵片兩頭拘定之。皆曰。自入而出。夫
鉛言木言拘束也。然讀如焉。木言止于此。下文借此以說己不得見王。自入而出。夫
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爲臣爲鐵鉛者乎。關君長曰。夫人
泛用。無所斥言。蓋言自入而結君者。必毀惡人。出之於外。臣下爲字。恐衍文。此有錯亂失次。義
不通明。姑以意正之。當作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自入而出。夫人者。無有爲臣鐵鉛者乎。如
是文義稍順。蓋言有人拘束於己者也。愚謂此
章必有闕誤。不可強解。關說稍通。故姑存焉耳。

〔考異〕

一本哭下有秦字。坊本鉛作銛。高本有爲之爲作謂。○一蓋呼友。一蓋哭。木
之言。凡老木偃然爲蓋。下文云。吾已大矣。年已長矣。蘇秦欲見其木之狀。故言一蓋耳。
此二說者疑不能決。姑兩存之。○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且將以用也。
○吾所苦。夫鐵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案鉛以占爲聲。蓋古鉛字。此字之可以聲類推
者也。人如生哭人之人。木自謂也。雖鑿入而木屑出。猶新臣進而舊臣去。故譬讒者入
而欲出已也。

武靈王 凡十 二章

齊破燕。趙欲存之。

子噲之亂。齊破燕。

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

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

鮑彪曰。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

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也。愚謂燕

地。齊破燕所得之地。即下文河北是也。

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

矣。是一二國親也。

言齊趙易地。燕以爲二國相親。

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

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趙以

之以讀如與。○言齊得河東而益強。又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

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令力呈反。○淖滑。楚臣。惠施。魏臣。

〔考異〕

劉本去以趙之以字。○補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姚云。劉去下以字。是也。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

爲子僞反。下爲大同。說始銳反。○吳師道曰。御史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者。戰國其職益親。故此云云。秦趙之會。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云。御史在前掌記事。綜察之任也。秦益重矣。愚謂言御史者。不敢斥王也。下文開於左右亦同。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恐丘勇反。厲。厲通。騎奇寄反。處昌呂反。○司馬貞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也。愚謂言唯是以趙王有督過意故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愾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澗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并音併。番音婆。○秦王以甲子之日亡紂。今以趙王比紂。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

忿情ハ二字共ニ怒ル意。

以聞ノ開ハ奏聞ノ聞ト同ジ。告知ノ意。

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從子容反。下同。令力呈反。夫音扶。下同。○熒亦惑也。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潘音蕃。斷音短。○秦女嫁楚。故曰昆弟之國。徐乎遠曰。說齊則先言趙。說趙則先言齊。非詞有錯誤。蓋橫人虛喝之言。不必準據也。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澗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塞先通。歐驅。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澗池。而相見而身相結也。○案止。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

反覆云々ハ齊國人ノ考ナリ。反覆サスルコト。上ニアル是ヲ以テ非トナス事ヲ指ス。

戰國策正解卷六上 趙上 武靈王

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澗池割河閒以事秦。
相息亮反。屬音燭。與音預。少詩照反。趨如字。使所吏反。乘繩證反。朝直遙反。○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考異〕

諸本於天下有山東二字。今從一本。一本繕作綴。一本無之內二字。然而字高。二字切作竊。車作事。三作二。○鮑彪曰。約從以難秦。本寡君作宣君。坊本微作敵。高本無計下秦字。坊本稱爲之爲作於。藩下無之臣。鮑本作稱於東藩。非。○以爲一從不事秦。一純也。○於是乃以車三百乘。鮑本三作二。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
爲于僞反。○又疑非。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
向許丈反。令力呈反。○關君長曰。趙拘甘茂。使不得攻宜陽。乃三國必賂於趙。故曰市也。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
鮑彪曰。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敗。

其約也。秦賂則欲出之。愚謂韓下恐脫王字。者爲相。有爲趙便者也。

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湯里疾。

置謂置而爲相也。蓋二人。

〔考異〕

坊本有作存。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
閒音閑。坐才臥反。○平晝猶正晝也。退燕避人。曰閒居。平晝閒居者。靜而思也。侍坐。承事左也。右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
簡襄謂簡子襄子。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有道。民便事之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
錯質。上音措。下音贊。道民之道音導。弟長。上大計反。下丁丈反。分符問反。○錯質。謂仕論。謂所可論議。明古先世。謂明於往古。先於一世。窮。通之反。通。謂貴顯。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
卒子律反。○關君長也。不見。謂不見成功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

胡翟ハ胡狄ト同シ。北胡北狄ナリ。

弟長ハ長幼ノ意。

庶人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盡津忍反。

下同。夫音扶。下除。狂夫農夫。餘皆同。被皮寄反。騎奇寄反。下同。○方苞曰。必遺棄舊俗。乃能成高世之功。而世人必相訾謗。故曰。負遺俗之累。愚謂。庶衆也。必不顧衆議。乃能成獨智之慮。而衆人必相怨咨。故曰。被庶人之怨。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

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行下孟反。下公行之行。奇行並同。○關君長曰。以負遺俗之累。自定其慮。夫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

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樂音洛。下除。禮樂餘皆同。要一遙反。○舞有苗。謂有苗不服。而舞于羽。言舜禹所爲。異於衆俗。論德。即論至德也。謂舜也。要功。即成大功也。謂禹也。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

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歐

同。○未可知。謂其功無極也。徐孚遠曰。武靈王胡服。本以收胡地。而實欲圖秦。今此不及。正其深謀也。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寡

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

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

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朝直遙反。○叔公子成也。夫制國有常。而利

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諭賤。行政在於信

貴。從政。謂下從上政。經亦常也。信貴。言必行於貴者。所謂行法自近始也。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

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見賢遍反。○關君長曰。出猶始也。止

猶成也。言事有所始。則功有所成。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曰。曰叔

曰。公叔語有輕重而已。愚謂。輔公叔之議。言群臣輔公叔不胡服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

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緜謁之。叔請服焉。慕公叔之義。言群臣慕公叔從王而胡服之義。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

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

負遺俗トハ俗人ノ言ニ頓著シナイト云フ諱ナ、負フ決心スルコト。

要功ハ功ヲ求ムルコト。

【雕題】公叔、當作二世俗。

不佞ハ不才ナリ、謙辭。

異敏ハ人並ヨリスグレタル敏才。

義行ハ中國人ノ行ヲ義トシテ、蠻夷ガ行ヲコト

文身ハ體ニ彫リ物スルコト。錯臂ハウデグミ。左衽ハ衣服ヲ左リ前ニスルコト。

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離力智反。○試亦用也。義行之義當作儀。儀法也。襲因也。使者報王。使所吏反。○縹反命也。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祝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彫題。鯁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祝斷也。鮑彪曰。錯臂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劉達曰。黑齒以草染齒。鄭玄曰。彫題刻其肌。以青丹涅之。愚謂甌越亦百越之一名也。鯁冠以鯁魚之皮爲冠。秫縫通長鍼也。以鉢縫之。言其制粗拙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離猶別也。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

於求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不知疑。言以己之不知。而不疑人。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塞先北反。○徐孚遠曰。言先時不塞此。險欲以并戒胡。蓋爲攻計。非爲守計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累力追反。幾音祈。○係累繫縛也。獻侯以後列爲諸侯。故曰先王。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惡路反。○關君長曰。上黨形勝之也。可以備齊中山來伐。國事之恥。指鄗幾不守。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

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稽遣禮反。○道言也。世俗之間。謂俗開常言。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蔽言。謂壅蔽忠言。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擾亂也。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關君長曰。當猶任也。即知當國之義。謂位政也。輔俗。謂輔治風俗也。有常。謂有常度也。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關君長曰。成猶守也。遠。謂未至始。謂未有也。言明察處物之先者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于王

勢與俗化ノ勢ハ國ノ大勢ヲ云フ、政治ノ意。

況反下而王同。○政。謂為政於天下也。致盡也。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為于偽反。○勢與俗化。疑當作傳寫之誤也。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族宗。謂族滅其宗。無遁其死。謂無遁為忠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辟音避。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泄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循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易見之易。以政反。辟音僻。下同。

亂民ハ民亂ノ誤。

近附近之近。○亂民恐顛倒。且下文作民易必有一誤。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夏戶雅反。○言鄒魯雖無奇服不無奇行。吳越雖俗僻不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謂節之謂疑衍文。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俗疑當作時流猶移也。即上文觀時而制法之意。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情才之實也。勿反猶言勿復言也。

進退之謂節謂字衍與俗ノ俗ハ時ノ誤。

〔考異〕

諸本利下無乎字今從會本坊本靜下動下並有而字諸本怨作怒今從一本史記庶人作驚民似義勝坊本開作暗諸本論作論今從一本坊本且見作可見臣固作臣故財用作財貨諸本祝髮作被髮史記作翦髮今從一本劉本無錯臂二字一本作杵面鯁冠絺縫一本作鮪冠黎縹史記作却冠絺緇孫本之便作之士諸本今叔作今卿今從纂高本備燕作備其諸本下東胡作參胡今從纂錢劉本不塞作實一字無以及上黨四字坊本之閒作之聞高本勞下無力字坊本惡擾作變擾有常作有裳高本循法作脩法坊本子言作卿言諸本達禮閒有於字今從一本諸本國賊賊國之賊並作賤今從劉本高本族宗下有反字坊本作有今從劉本坊本先聖作先王諸本過循作過脩今從一本諸本理世之理作禮劉本作後今從一本坊本世不下無必字一本無一其之其字錢本寄作裘坊本之制閒有謂字不盡下無於字○補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一本無而字是也鮑下文動下補而字更非○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有苗裸國非論德之地論當為論與上論至德相涉字又形近故譌為論耳要也○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順我者順我胡服也彼此皆胡服其利正同故其功未可知也陽恐天下笑之而陰利之○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且當為且字形相涉而誤○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集也成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言寡人恐叔逆從政之法而令不行於下故以此言輔公叔之議使不敢異論曰叔曰公叔語有詳略耳○蠻夷之所義行也義儀通儀法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鮑本常作裳或云胡服有衣而無裳胡服之異豈唯無裳哉鮑本非○以私誣國賤之類也○劉本賤作賊下賤國同是也○反此兩者劉本無反字是也鮑改反為友○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一本禮作理無其字案禮世與便國相對為文作理是也理治也鮑本作不一無必字非。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

踐石ハ、大夫以上ハ車ニ乗ル時ノ爲ニ、石ヲ積ミタル者アルヲ云フ、リ。踐石以上ハ大夫以上ナリ。

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

謁病而辭。行下孟反。下皆同。番音婆。上時掌反。遺于季反。○關君長曰。子猶卿也。爲子。是有父之稱。謂周紹幼時。周禮隸僕有乘石。是乘車所踐之石也。此蓋指大

夫以上。愚謂道言也。問亦遺也。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因問以物遺之曰問。謁告也。

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

信可以遠期。道音導。下御道同。難乃旦反。下同。○危。高峻也。寫意。謂寫人意。遠期。謂久而不渝。詩云。服難以勇。治

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少詩照反。○關君長曰。古詩紀

載此六句。引風雅逸篇云。此全與古詩體裁不同。姑依本文有詩曰字錄之。

失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

君。君寡人也。君寡人也。○君。即子。選息戀反。○君寡人。猶言寡人。即君也。言其所論不失。

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

遠期ハ約束ヲ爲スニ、
遠キ歲月ヲ以テスルコ
ト。
訪議ハ放棄ノ誤、義ニ
從フコトナリ、放ハ因
從ノ意。
君寡人也ハ君ハ即チ子
ナリ、他人ニアラズト
ノ意。

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

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

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惠順也。不足猶不能也。言威武不能屈富貴不

中不竭。言自知無傅才。而隱匿心中。不竭其實。愚謂僕猶辱也。立傅之命。非其人。

是辱官也。辱官不得不變置。是煩有司也。此王之恥也。不欲斥言王。故曰吏也。

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言紹能知六者。乃所以使爲傅也。

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

用反。○乃國猶其國也。未通。言國人未通於王之。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

所以胡服之意。賜胡服三字。疑依上章而誤衍。

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令力呈反。○言

厚愛之。無以王子爲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沈溺困。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

苦於所學。按上章曰。學者沈於所聞。即溺苦於學也。

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

以事寡人者。畢矣。倍音佩。○先。謂先君。明其高。言昭明先君高德也。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

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去起呂反。與讀如爲。○書。虞書大禹謨。之篇。貳。二心也。勿貳。謂一意任賢也。遂賜周紹

【離題】傳命、疑富作傳命。

賜胡服ハ三字衍。

【離題】先者、武靈自敘已死後之事也。

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

貝帶以貝飾帶也。師比。胡革帶。鈎也。淮南主術訓。武靈王貝帶。

鷄鵠而朝注云。雞鵠讀曰私鉞。史記匈奴傳。孝文遣匈奴黃金胥紕漢書作犀。毗師古云。胡帶之鈎也。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皆一物而字異也。

〔考異〕

坊本詩作諺。失作佚。竭作謁。於王下有之字。行是下有所字。章末無也字。○
雅白華。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王乘車履石。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乘車踐石。唯王與后其餘婦人。則履几以乘。士昏禮云。婦乘以几是也。未聞男子有踐石騎乘者。且騎始於武靈。古所謂乘馬。皆謂乘車。鮑引禮注乘馬石。為騎乘非也。○和於下而不危。危讀為詭。詭詐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傅付僕著也。此謂受命為官。以煩有司。乃驥官之事。鮑訓僕為辱。非也。○無所見醜。無所被人醜惡。○
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是字句此文自通。鮑以上補所字。非。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
令力呈反。行下孟反。下同。盡津忍反。○微幾微也。譁。謹器也。
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
親犯。謂身犯也。

言恐燕身犯罪。有司明法以行刑。

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

令過期。吏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脩衣服。以待令甲。
稽遣禮反。施以政反。○言吏不以失令過期。侵辱而辱蒙教誨。關君長曰。漢有令甲令乙令丙。即令也。戰國已有焉。

〔考異〕

諸本吏不之吏作更。脩作循。今並從一本。坊本甲作日。○
敬循衣服。以待今日。姚云。循一作脩。案脩循多相誤。此當以作脩為正。脩猶製也。今日謂王再命之日。鮑本作今日。亦通。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

騎奇寄反。下同。○被者即下文破卒。散兵是也。為騎邑。謂為騎士俸邑。

牛贊進諫曰。

國有固籍。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
固故通。○固籍。官府故常籍。籍載制度者。經法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

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
易。畏難。用器用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

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
奉。俸通。○百倍。什十倍也。破卒。散兵。謂破卒伍之法。散兵甲之用。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

封ハ土ヲ積ムヲ云フ。

朝ハ胡ノ誤。

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觀時而不觀於時。謂時所觀。不知陰陽之宜。謂不知兵。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所謂觀時。制兵者。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上爲之封域。名其城門曰無窮者。蓋言并代至無窮。必自此門而始也。是所以昭示後世子孫。而期開遠方也。今重甲脩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脩長也。朝疑當作胡言。今欲繼襄主業。四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禮反。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辟音遺遺之義未詳。竊疑或無窮之訛。九限五徑皆地名。

〔考異〕

一本損作捐。纂賢人作賢者。坊本兵甲作甲兵。纂昔者作昔日。坊本襄主作襄王。昭作詔。諸本脩兵作循兵。王遂作至遂。今並從劉本。○備(且習其兵者。輕其敵)

言習熟其兵器者。心有所恃。故輕敵不怖。鮑云習於敵人之兵。大謬。○便其用者。易其難。人以爲難用。而已便習之。則反以爲易。○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姚云循一作脩。是也。脩長也。長兵。夷矛。曾矛之屬。○絕五徑之險。至榆中。徑。鮑本作徑。通。榆作胡。非也。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敗必邁反。下敗之同。令力呈反。下同。○以太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宋之交。子爲質。以與齊魏和之事。委任於薛公也。相息亮反。○主父。武靈王也。蓋楚與齊仇。赫相宋。樓緩相秦。齊魏和在趙。有不利者。故欲敗之也。楚王合趙。宋魏之和卒敗。卒子律反。○宋疑當作齊。蓋楚見趙有秦。宋而與之合。是以齊魏之和卒不成也。

〔考異〕

諸本連宋。閉有楚字。今從曾本。宋魏之魏。坊本作齊。

趙使机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机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相息亮反。下同。○公謂赫也。言緩已爲無急。趙請相冉於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固德公矣。此舊脫以德樓子事。之是矣。言冉不爲相。則緩不免。是赫德於緩也。成六字。鮑彪以史補。

宋魏ノ宋ハ齊ノ誤。

〔考異〕坊本机赫作仇赫無曰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

所明ノ明ノ下ニ見字ヲ脱ス。

疑脱見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

伐梁ノ梁ハ恐クハ魏ノ誤。

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

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為于僞反下為楚為來同。○兵疑而訛言諸侯不能

相一故。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

即禽ハ獸ノ傍ニ近カヨルコト。相鬪ハ兩獸相鬪フナリ。不知ノ不字衍。

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

可急ノ急下ニ爲字ヲ脱ス。亡ハ忘ト同シ。

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亡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

今攻楚ノ三字衍。

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

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

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

秦其疾如馬兔東周策云兔與馬逝安語助通作案與焉同猶於此也苟子彼安能相與以群居而無亂乎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案以此象之也禮記安案皆作焉可以徵矣

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穰於趙矣

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

臣故

矣言趙割地必深國為之舉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穰ハ移ノ誤。

上交ハ親交ナリ。